



禪門寶訓

乾

熊全



禪林禪者靜
慮也林者叢
林也蓋謂叢
之士湖海流
雲集相世同
參學修習淨
業以此是故
曰禪林
禪門之要
定訓定者珍
愛也訓者教
誡也蓋謂以
書所載皆諸
老嘉言善行
也足以開其
未悟訓其未
成故便後字
重如聖室中
是名之說焉
至訓

道心通曰
又成之謂
道即佛祖微
如之道也在
儒即允執厥
中之妙道也
德身正曰德
在身之謂也
在戒定慧信
有孝悌忠信
皆謂之德也
卷上卷七若
多而奇也上者
得之者有上則有
下也
此章呵執
位勸道德

禪門傳燈卷六禪門規式曰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
寶訓孔安國尚書序曰至于夏商周之書雖教不倫雅語與義其歸一於是故歷代寶之以
為大訓○萬姓統譜卷五十七曹機字吉父開弟幼有識度云云知台列尋授秘書少監修書
訓書成權禮部侍郎卒謚文清

東吳大明十統志卷八蘇州府禹貢楊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周恭伯仲雍始居之地武王封仲
雍曾孫於此為吳國

沙門釋氏要覽上肇師曰出家之都名也梵云沙迦邁曩唐言勤息謂此人勤修善品息諸惡
故又秦譯云勤行謂勤修善法行趣涅槃也或云沙門那或云桑門皆譯人梵夏爾
淨善未考

明教續傳燈卷五洞山曉聰禪師法嗣枕別佛日契嵩禪師蘇州錫津李氏子云云後居永安
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仁宗皇帝覽之加嘆行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
褒寵賜號明教

匹夫論語子罕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韻會左傳匹夫無罪誅誅庶人未妻
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故通為匹夫匹婦或作定

伯夷叔齊史記卷六十一列傳第一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
伯夷伯夷曰父命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云云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
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執君可謂仁乎左右

欲兵之本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
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云云 和尚梵語カ生ト云
樂紂幽厲史記卷二夏本紀帝少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 駟按謚法賊人多殺曰桀○同殷
本紀帝亡崩子辛立是為帝 辛天下謂之紂 註謚法日殘義損善曰紂○同周本紀宣王崩子
幽王帝溥立 註謚法解墜過
不通曰幽○東王崩子厲王
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
云云謚法解殺戮無辜曰厲
○此段意貞觀政要末末曰
樂紂天子也以樂紂之名加
之匹夫則怒顏閉匹夫也以
匹夫之名加於天子則喜所
貴在德不在位也

禪門寶訓集上
東吳沙門 淨善 重集

明教嵩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
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
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古
之餓夫也今以斯人比之而人皆喜樂
紂幽厲古之人主也今以其人比之而
人皆怒是故學者患道德不充乎身不
患勢位不在乎已 鐔津集

聖人聰明洞鑒
曰不足繼之以燭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易乾卦
文言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傳學
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行脩
業也

聖人又聖猶正
也聖教誦也
賢起凡亞聖曰
曰習學也已知
未和未能而欲未
知未能者也
聖王魏侯也
都次子得稱王位
謚曰宣史記之惠
王三十五年
此章誠
知日之心法也

日不足繼之以夜禮記禮書
日不足繼之以燭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易乾卦
文言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傳學
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行脩
業也
日新易係辭富有之謂大業
日新之謂盛德木學湯之盤
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九峯集九峯諸公之集欽
太史公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太史公自序傳書生談談為
太史公○同卷七十四孟孫列傳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
書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孟子至
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梁惠王問曰孟子見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

明教曰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
足繼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故曰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斯言學非辨問無
由發明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辨
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
之益乎 九峯集
明教曰太史公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
以利吾國不覺置卷長嘆嗟乎利誠亂
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

仁義仁者
心從愛

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天子罕言利論語子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言義言聖人必學而後於利利源公貪利害義論於污下故罕言之
尊宗下尊宗者天子也貪賤庶民也謂曰天子至庶民同言貪利之病有何差別
恃戾違理非違法度也

征利孟子梁惠王上上下下交
征利而國危矣法征取也

者始也尊崇貪賤好利之蔽何以別焉
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則法亂在私者以
欺取利則事亂事亂則人爭不平法亂
則民怨不伏其恃戾闖諍不顧死亡者
自此發矣是不亦利誠亂之始也且聖
賢深戒去利尊先仁義而後世尚有恃
利相欺傷風敗教者何限况復公然張
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下風俗正而
不澆不薄其可得乎 鐔津集

鐔津集
記

言簡意賅則誠實而信盡理則道體精明也

唐朝毀寺大祖建隆間復興西

街止是南律部慈惠賢首疏鈔義學而已士

史明起者皆感名相因是

當時天台止觀重唐禪宗未

行淳化以來四明尊者天為

主運天行道東南止觀心

眼照映天下翰林楊億是會

廬山一統志卷五五在南康

府西北二十里古石南障世

傳周武王時匡俗兄弟七人

結廬隱居於此故名

田通訓續傳卷六洞山子

榮法嗣河州田通祖印居訥

禪師梓列中江蹇氏子云云

天器老子士士聞道竟天器

晚成大音希聲

大覺璉和尚初遊廬山圓通訥禪師

見直以大器期之或問何自而知之訥

曰斯人中正不倚動靜尊嚴加以道學

行誼言簡盡理凡人資稟如此鮮不有

成器者九峯集

任祖皇祐初遣銀璫小使持綠綵尺一

書召圓通訥住孝慈大伽藍訥稱疾不

起表疏大覺應詔或曰聖天子旗崇

道德息被泉石師何固辭訥曰予濫廁

綠綵尺一前漢書外戚傳中黃門中常侍或用士大夫建武

虛盛書囊取者今之筆勝耳後漢陳蕃傳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固辭書尺為謨南洋慈首固辭註固辭再極也

濫廁僧倫為山警策濫廁僧倫言行荒疎

飯蔬飲水論語述而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大名之下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

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云云

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

與處安為書辭句踐云云

節善始善終在圓通得之矣行實

團通訥和尚曰覺者命在杖失杖則顛

渡者命在舟失舟則溺凡林下人自無

所守挾外勢以為重者一旦失其所挾

外執
此音明誠
其與自己本
有外執心才
不依
誠

外執
此音明誠
其與自己本
有外執心才
不依
誠

貴知字雲之有無使然無動其心
因極而樂亦無不在其現不義富
飲食也蔬食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

貴知字雲之有無使然無動其心
因極而樂亦無不在其現不義富
飲食也蔬食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

叢林乃與僧所居之處也行人持修道之所也什不亂生曰叢林不亂長曰林言其內有規矩法度也

盜規矩因公置私監寺自盜之義也又因法作行佐監為盜也故言因規矩而又言叢林也

榮居穴上石士未有叢林夏則居叢冬則居穴守其則而自律也安危無亡有德者叢林曰安危德者叢林曰危數也時也謂

安危在穴與石在時住持道德則叢林時瘡縱有道德苟非其時亦不可強也
善惡善者所感感人之善也惡者所感感人之惡也
大智明州齊王廟懷遠神宇宇器之禮建清州陳氏子兩助澤下寺禪而清涼下

百丈大智建叢林住持六馬

道十法嗣洪河曰文山懷海禪師者福列長樂人也

禪門規戒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來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云云於是創意別立禪居

規矩孟離叢離叢之明本翰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負朱註規所以為圓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

李法住經佛告阿難我涅槃後正法一千年與女人出家故滅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未法一萬年心八萬慮才以

稟居穴處易係掛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家語問禮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橧巢註掘地而居謂之管窟在梁謂櫓在樹曰巢安危德也一譚子德化擅甲兵踞粟泉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持

皆不能免顛溺之患

圓通訥曰昔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規矩欲救像季不正之蔽曾不知像季學者盜規矩以破百丈之叢林上古之世雖巢居穴處入上自廢故曰安危德也與高堂廣廈人上自廢故曰安危德也與

亡數也苟德可將何必叢林苟數可憑苟用規矩野錄廣師共子以章嘆古九難再

圓通謂木覺曰古聖治心於未萌防情

稟居穴處易係掛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家語問禮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橧巢註掘地而居謂之管窟在梁謂櫓在樹曰巢安危德也一譚子德化擅甲兵踞粟泉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持

何必廣粟泉乎苟數可以憑又何必廣甲兵乎
治心修心曰治心曰治修理其是方用其力曰治豈有修理已見故曰治

重門擊柝一易係掛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言豫本義豫備義

有終身之憂一孟子離婁君

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至不琢不成器一禮記學記

今之所以知古一韓文卷世

廬山野錄

圓通訥曰昔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規矩欲救像季不正之蔽曾不知像季學者盜規矩以破百丈之叢林上古之世雖巢居穴處入上自廢故曰安危德也與高堂廣廈人上自廢故曰安危德也與

亡數也苟德可將何必叢林苟數可憑苟用規矩野錄廣師共子以章嘆古九難再

圓通謂木覺曰古聖治心於未萌防情

稟居穴處易係掛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家語問禮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橧巢註掘地而居謂之管窟在梁謂櫓在樹曰巢安危德也一譚子德化擅甲兵踞粟泉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持

何必廣粟泉乎苟數可以憑又何必廣甲兵乎
治心修心曰治心曰治修理其是方用其力曰治豈有修理已見故曰治

重門擊柝一易係掛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言豫本義豫備義

有終身之憂一孟子離婁君

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至不琢不成器一禮記學記

今之所以知古一韓文卷世

於未亂蓋預備則無患所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取諸豫也事預為之則易卒為之固難古之賢哲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者誠在于斯
九峯集
大覺璉和尚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為法惡者可以為戒歷觀前輩立身揚名於當世者鮮不學問而成之矣
九峯集

妙道之妙神明
不測云真難知
言詞不可示分
別不能解設
妙也
救世以能仁
謂以仁德利
救世

三皇 皇也
道配天之也
天極大之稱
久人莫遠故也

伏羲氏
炎帝神農
黃帝有能氏
以能履其道
故稱三皇善用
時政也

竹簡而素
之時爪俗淳
厚簡約質

政畫以爲字不
爭競而戰鏡
無利令而民自
服也

併梵語仙祀
以云覺也謂自
覺之地覺行
可滿也

如來 後知矣
道而來非謂
本覺東謂始
覺始本不二
曰如來

聖人寓之於易
象於天俯則觀法於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
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第一義諦名義集五木集
日甚深之理不可說第一義
諦無聲字此章明即王人教隨時
趨於時易像辭變通者趨時
者也

自生民以來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三皇五帝孔安國以伏羲神
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
帝嚳堯舜為五帝
禮記禮運 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
情實曰禮 禮記禮運 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
在子志帝王條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

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三王夏禹殷湯周文武
商周之誥誓尚書尚書仲虺之誥湯誥周書太誥康誥尚書湯並周書秦並言收並言費並言朱誥

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
無所不至木掌小人閒居為
不善無所不至又論講陽貨
荀患矣之無所不至

其各雖殊而理則一也
性命之理 易說卦傳昔者聖
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理
靡上尚書畢命商俗靡上註
天下隨風靡

此言楊子法言者一大段話
日聖人即為怪子下

大覺曰 妙道之理聖人所寓之於易至
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言異
術間出而亂俗逮我釋迦入中土醇以
第一義諦始末設為慈悲以化群生亦
所以趨於時也自生民以來渾朴未散
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實日繁
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
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
之誥誓後世學者故有不能曉比當時

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實日繁
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
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
之誥誓後世學者故有不能曉比當時

情實曰禮 禮記禮運 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
在子志帝王條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

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三王夏禹殷湯周文武
商周之誥誓尚書尚書仲虺之誥湯誥周書太誥康誥尚書湯並周書秦並言收並言費並言朱誥

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
無所不至木掌小人閒居為
不善無所不至又論講陽貨
荀患矣之無所不至

其各雖殊而理則一也
性命之理 易說卦傳昔者聖
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理
靡上尚書畢命商俗靡上註
天下隨風靡

此言楊子法言者一大段話
日聖人即為怪子下

愈薄聖人之教列而心立互誡言大
能無弊弊者迹也要當有聖賢者世起
而救之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風俗靡
日聖人即為怪子下

孫華老後... 官志

即三十六... 石本註曰

曹有六人... 文書

宋史列傳... 孫覺字莘

老高郵人也

克已論... 願淵克已復禮

視金帛如糞土... 國語

帛酒食猶糞土也... 在傳信

二十八年况... 王平是糞土也

安危之慮... 荀平則慮險

則慮危易... 安不志危

石門聰見... 練傳燈卷二大惠

武庫慈照... 祿師首山之子

咸平中住... 襄州石門一日太守以私意

辜屈辱和... 尚如此慈照以手指地云平地起骨堆

初後太守... 全家死於襄州

關先時不... 患武庫舜老住庐山樓

見觀都官... 守南康回私念其衣云云入院上堂頌曰

...

...

...

...

...

...

...

...

...

...

...

道寥上莫之... 返良可嘆也

大覺曰夫為... 一方王者欲行

而利於人... 先須克已惠物

然後視金帛... 如糞土則四眾尊

與九僊... 訓和尚書

大覺曰前輩... 有聰明之資無

如石門聰... 開先舜二人者可

則人生定... 業固難明辨細

不知其為... 忽慢不思之過

...

...

...

...

...

...

...

...

...

...

...

...

...

...

...

...

...

...

...

...

克己... 願淵克已復禮

隱微上... 也下細也

洞山... 物法

...

...

...

...

...

...

...

...

...

...

...

...

山遠錄公續傳卷三葉

山遠錄公續傳卷三葉
縣有法嗣舒州海山法遠田
監禪師鄭外人也云衆以師
曉吏事故號遠錄公

謂有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
堅老當益壯

松表歲寒論講子罕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自強易乾卦象曰君子以自
彊不息音明古人為道之賢

古人曰逸翮一文選卷十二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曰逸翮

獨翔孤風絕俦
執轡毛詩楚茨執轡階

負春亦相祖經次日祖澄至雄坊見能腰石春木語曰求道之人為志窮當如是乎

陸沈非則陽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註沈不在水而在陸喻隱者之隱

於市廛也 又史記滑稽傳東方朔注無水沈之

葉縣續傳首山念法嗣大惠武庫葉縣省和尚嚴冷枯淡樹子敬畏之海山遠天衣懷在眾

時特往參扣正值雪寒省訶罵以至將水澆且適衣服皆濕其他僧皆怒而去唯遠懷併忍數

具整衣復坐於且過中省到訶曰你更不若我打你遠近前云某二人教重持未參和尚禪豈以

善者依就之意明見性須三氣

息禮記相身君子之愛人也以禮

也德神人之愛人也以精

息謹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

岳侍者維傳燈卷九海山遠
法嗣真化仁岳禪師米
有易生之物孟子告子雖
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

舜老夫謂海山遠錄公曰欲究無上妙

道窮則益堅老當益壯不可循俗苟竊

聲利自喪至德夫至貴潔潤故丹紫莫

能逾其質松表歲寒故霜雪莫能凋其

操是知節義為天下之秋惟公標致可

尚得不自強古人曰逸翮

獨宜其然矣

海山遠和尚曰古人謂節操如明

敢自息至於執轡負春陸沈賤役未嘗

憚勞予在葉縣備曾試之然一有顛利

害較得失之心則依違姑息靡所不至

且身既不正又安能學道乎 岳侍者法語

遠公曰夫天地之間誠有易生之物使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未見有能生者

無上妙道昭然在於心目間故不難

見要在志之堅行之力坐立可待其或

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則勤而夕則憚

之豈獨目前難見乎恐終其身而背之

標致標舉也
言其超卓傑
三之極也

音子明現性
須三三三可
進

音子明現性
須三三三可
進

山遠錄公續傳卷三葉

山遠錄公續傳卷三葉
縣有法嗣舒州山遠錄公
監禪師鄭外人也云眾以師
曉吏事故號遠錄公

窮則益堅——後漢馬援傳嘗
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
堅老當益壯

松表歲寒——論語子罕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自強易乾卦象曰君子
彊不息音明古人為道

古人曰逸翮——文選卷十二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曰逸翮
獨翔孤風絕侶

韋春亦祖坦經次日祖澄至雄坊見龍腰石春木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

陸沈非則陽方且与世違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陸沈者也註沈不在水而在陸喻隱者之隱

於市廛也 又史記滑稽傳東方朔注無水沈之

葉縣續傳所首山念法嗣大惠武庫葉縣省和尚嚴冷枯淡衲子敬畏之游山遠天衣懷在眾
時特往參扣正值雪寒省訶罵以至將水澆且過衣服皆濕其他僧皆怒而去唯遠懷併益數
具整衣復坐於且過中省到訶曰你更不共我打你遠道前云某二人教重持未參和尚禪豈以
一杓水澆之便去若打殺也不去

省笑曰你箇箇要參禪却去持掃
依通蕭是謀之其藏則具
是遺謀之不藏則具是依實
以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

善者依就之意明見性須三氣可
始息禮記祖身君子之愛人
也以德紳人之愛人也以精
息言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

岳侍者維傳燈卷九游山遠
法嗣真化仁岳禪師乎

有易生之物——孟子告子雖
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

舜老夫謂游山遠錄公曰欲究無上妙

道窮則益堅老當益壯不可循俗苟竊

聲利自喪至德夫至貴潔潤故丹紫莫

能逾其質松表歲寒故霜雪莫能凋其

操是知節義為天下之扶惟公標致可

尚身下——古人曰逸翮獨翔孤風絕

敢自息至於執屨負春陸沈賤役未嘗

陸沈非則陽方且与世違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陸沈者也註沈不在水而在陸喻隱者之隱

韋春亦祖坦經次日祖澄至雄坊見龍腰石春木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

於市廛也 又史記滑稽傳東方朔注無水沈之

葉縣續傳所首山念法嗣大惠武庫葉縣省和尚嚴冷枯淡衲子敬畏之游山遠天衣懷在眾
時特往參扣正值雪寒省訶罵以至將水澆且過衣服皆濕其他僧皆怒而去唯遠懷併益數
具整衣復坐於且過中省到訶曰你更不共我打你遠道前云某二人教重持未參和尚禪豈以
一杓水澆之便去若打殺也不去

省笑曰你箇箇要參禪却去持掃
依通蕭是謀之其藏則具
是遺謀之不藏則具是依實
以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

善者依就之意明見性須三氣可
始息禮記祖身君子之愛人
也以德紳人之愛人也以精
息言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

岳侍者維傳燈卷九游山遠
法嗣真化仁岳禪師乎

有易生之物——孟子告子雖
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

之豈獨目前難見乎恐終其身而背之

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註暴温也
章明禍非一旦所致

刻剝唐書皇疏傳刻剝民
可移

矣 雲首座書

遠公曰住持之要莫先審取捨取捨之
極定於內安危之萌定於外矣安非一
日之安危非一日之危皆從積漸不可
不察以道德住持積道德以禮義住持
積禮義以刻剝住持積怨恨怨恨積則
中外離背禮義積則中外和悅道德積
則中外感服是故道德禮義洽則中外
樂刻剝怨恨極則中外哀夫哀樂之感

三要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七司馬光除御史中丞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則
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作宋其後以獻某
宗今以獻陛下幸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又見于宋史卷九十五司馬光傳
教化道誨以日教躬行於上風動於下見於自
任文辨論曲謂也

章明住持三德

禍福斯應矣

遠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
行道德興教化安上下悅徃來明者遵
禮義識安危察賢愚辨是非勇者事果
決斷不疑姦必除佞必去仁而不明如
有田不耕明而不勇如有苗不耘勇而
不仁猶知利而不知種三者備則叢林
興缺一則衰缺二則危三者無一則住
持之道廢矣 二事与淨因臻和尚書

淨因臻和尚續傳灯卷九津
山遠法嗣東京淨因淨照道
臻禪師福州古田戴氏子也
云云

智愚賢不肖
東清和之氣
誠明故曰智
澤濁駁難之
氣頑蠢無智
曰愚東符天
地至和之氣
慮儉溫良曰
賢京張陽
謬亂之氣以
險野邪曰不肖
和明暗相傾
董菊子兼
然之理也

賢不肖中庸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明賢德士可貴水火不同器一轉非并卷十九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詐倖者君子不取也謂在言死同聖賢行受不常人自負

遠公曰智愚賢不肖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同時蓋素分也賢智之士醇懿端厚以道德仁義是謀發言行事惟恐不令人情不通物理不肖之者姦險詐佞矜已逞能嗜慾苟利一切不顧故禪林得賢者道德修綱紀立遂成法席廁一不肖者在其間攪群亂眾中外不安雖大智禮法縱有何用智愚賢不肖優劣如此介鳥得不擇焉 惠力芳和尚書

遠法嗣王泉謂芳禪師蜀人云云此人欣

明師學無
陽碍

謙恭見係詩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閒暇五季公孫五國家閒暇從容書君陳從容以和記筆記註從容優游不迫良廣雅舉動詳審閑雅貞

遠公曰住持居上當謙恭以接下執事在下要盡情以奉上上下下既和則住持之道通矣居上者驕倨自尊在下者怠慢自踈上下之情不通則住持之道塞矣古德住持閑暇無事與學者從容議論靡所不至由是一言半句載于傳記逮今紛紜之其故何哉一則欲使上情下通道無壅蔽二則預知學者才性能否其於進退之間皆合其宜自然上下雍

雍肅詩清肅肅雖顯相註肅敬雍和

明無定學者
貴古

心為下者神
明府虛靈洞
徹以具理而
應方更意謂

法嗣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云
也

神和神者靈
也陰陽不測
之謂神又陽
之稱也

還迹 千中又還迹壹休書太
甲若升高必自下若降還必
自下

青華嚴續傳卷六大陽本
法嗣舒州拔子山義青禪師
青社李氏子云云入洛聽華
嚴義著寶珠

道悟真續傳卷七石霜本
法嗣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云
馳騁老丹天下之至堅
之至果馳騁天下之至堅

溼丹應書檉檉惟其塗丹
註獲采色之名說又獲善丹
也山海經衡山出丹獲

溈首座續傳卷二十白雲瑞法嗣舒州五祖法演禪師編列鄧氏子云云
色莊論語先進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辨

肅返迹歸敬叢林之興由是致耳
與青華嚴書

遠公謂道吾真曰學未至於道術耀見
聞馳騁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
廁屋塗汚丹獲祇增其臭耳 西湖記聞

遠公謂演首座曰心為一身之主萬行
之本心不妙悟妄情自生妄情既生見
理不明見理不明是非謬亂所以治心
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

何日安注色莊者不惡而虛散以遠十人

順殊神志調和氣自心恬靜云云

利養敗之所
欲曰利利之
所樂曰養
評當審定
曰評中正曰
堂

行清自法華序具足清
白梵行之相
把茅蓋頭本祖祖繼師謂神
會百汝向後有把茅蓋頭只
成個知解宗徒
佛鑿續傳卷二十五五
祖演法嗣舒州大平慧慧化
鑑禪師本郡汪氏子云云
拔子拔子青乎拔子通乎未
知孰是繼明普訓佛鑑和尚
與佛果勤和尚書有此段文
而其次雖有答拔子通書其受

想情慮皆融為真心矣以此治心心自
靈妙然後道物捐迷孰不從化 淨律錄
五祖演和尚曰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豈昇
名不揚匪為人之所信者蓋為梵行不
清白為人不能當輒或苟求名聞利養
乃廣飾其華飾遂被識者所譏故蔽其
要妙雖有道德如佛祖聞見疑而不信
與余輩侘日若有把茅蓋頭當以此而
自勉 佛鑑答拔子書

妙悟
托行名入

昔明古公
清澗凡彩

不違處 謂雖有雪霰
不以寒苦動其
心

多豐屋夏好
也宋李靖公
名沅為丞相

自奉甚薄所
若陋巷處夏
無重門家人
勤修之沅身
食高齋子樂

如意人生朝暮
不保要用工支
更重屋也心
謂其中有竟
法王乃德所聚

不侵奪境緣
不搖動亦可
進道

我思越過也
而不意則思
而不學則殆
明崇措有
度

明住持寫
達故史
誡學者離
師早

揚岐續傳卷七石霜田法
嗣揚岐祥師名方會生冷氏
袁州宜春人也云云

不違處 謂與主事麻監
不違處 箋曰違暇啓跪
處居也

却之 王季方書 欲之 欲之
為不恭

時當戒初 未考 劫具
之劫 節 秦言 分別 時節
高岸深谷 講 十月之交 高岸
為谷 深谷 為陵

匪有 關 二 夫 宋史列傳四
十一 李沈傳 李沈字 本初 洛州 肥鄉 人 薨 諡 文靖 家人 勸 治 居 第 未 嘗 舍 弟 維 因 語 次 及 之
沈曰 人生 朝暮 不可 保 又 豈 能 久 居 巢 林 一 枝 聊 自 足 耳 安 事 豐 屋 哉

豈曰 書 金 滕 王 翼 日 乃 瘳 諺 翼 曰 公 歸 之 明 也
圖 下 居 四 十 十 章 經 曰 日 中 一 食 樹 下 一 宿 慎 勿 再 矣 嗚 呼 而 不 可 棄

心城 用 語 周 語 諺 曰 眾 心 成 城 能 敗 其 固 如 城 也 眾 口 鑠 金 鑠 消 水 以 所 毀 雖
日夜 思 之 一 在 傳 襄 公 二 十 五 年 子 木 叔 問 政 於 子 產 子 產 曰 政 如 農 功 日 夜 思 之 思 其 始 而
成 其 終 朝 夕 而 行 之 行 無 越 思 後 行 如 農 之 有 畔 言 有 其 過 鮮 矣

陶鑄 莊 子 道 遠 遊 其 塵 垢 埃 糠 將 陶 鑄 堯 舜 者 也 註 陶 鑄 成 之 意 也 謂 鑄 曰 陶 鑄 全 曰 鑄
君 聖 居 論 語 衛 靈 公 群 居 終
日 言 不 及 義
類 聚 易 上 係 辭 方 以 類 聚 物
以 群 分

演祖曰 師翁初住揚岐老屋敗椽僅蔽
風雨適臨冬暮雪霰滿床居不遑處納
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却之曰我佛有
言時當戒初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
圓滿如意自來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
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誰有閑工夫
專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揚岐乍
住屋壁踈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
嗟嗟翻憶古人樹下居 廣錄

演祖曰 師翁初住揚岐老屋敗椽僅蔽
風雨適臨冬暮雪霰滿床居不遑處納
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却之曰我佛有
言時當戒初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
圓滿如意自來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
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誰有閑工夫
專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揚岐乍
住屋壁踈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
嗟嗟翻憶古人樹下居 廣錄

嗟嗟翻憶古人樹下居 廣錄
嗟嗟翻憶古人樹下居 廣錄

嗟嗟翻憶古人樹下居 廣錄
嗟嗟翻憶古人樹下居 廣錄

演祖曰 師翁初住揚岐老屋敗椽僅蔽
風雨適臨冬暮雪霰滿床居不遑處納
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却之曰我佛有
言時當戒初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
圓滿如意自來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
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誰有閑工夫
專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揚岐乍
住屋壁踈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
嗟嗟翻憶古人樹下居 廣錄

演祖曰 師翁初住揚岐老屋敗椽僅蔽
風雨適臨冬暮雪霰滿床居不遑處納
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却之曰我佛有
言時當戒初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
圓滿如意自來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
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誰有閑工夫
專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揚岐乍
住屋壁踈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
嗟嗟翻憶古人樹下居 廣錄

演祖曰 師翁初住揚岐老屋敗椽僅蔽
風雨適臨冬暮雪霰滿床居不遑處納
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却之曰我佛有
言時當戒初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
圓滿如意自來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
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誰有閑工夫
專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揚岐乍
住屋壁踈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
嗟嗟翻憶古人樹下居 廣錄

演祖曰 師翁初住揚岐老屋敗椽僅蔽
風雨適臨冬暮雪霰滿床居不遑處納
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却之曰我佛有
言時當戒初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
圓滿如意自來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
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誰有閑工夫
專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揚岐乍
住屋壁踈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
嗟嗟翻憶古人樹下居 廣錄

知人之難 書皇陶護百都

演祖曰 師翁初住揚岐老屋敗椽僅蔽
風雨適臨冬暮雪霰滿床居不遑處納
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却之曰我佛有
言時當戒初高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
圓滿如意自來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
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誰有閑工夫
專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揚岐乍
住屋壁踈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
嗟嗟翻憶古人樹下居 廣錄

聽言能行
我觀能於人
也謂聽其所
說以為有德
但恐其能言
而不能行故
觀其所行之
行也

在知人在安良南曰吁感若
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
論語雍也堯舜其猶病諸
聽其言論語公冶長子曰
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
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
其行
不容其偽東坡韓文公庶碑
推入不穴焉
一朝一夕易文言傳非一朝
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南嶽見木鑿傳所五南岳
懷讓章師豁然契會執持
左右一十五載同章道十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
一器水一經說要覽中經云阿難領受佛法如寫瓶水傳之別器更在遺餘瓶器雖殊水則
無別

堂家種
有德之宗克
經家業便
祖風之不遺
登也種者
如農家種田
相以厚薄而
投子也
惠以恩及人
曰惠德故
修曰能修身
者之府也

巧言令色書商命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實者也便者順入之所欲辟者避入之所惡側者好邪媚者諛悅小人也
口悟續傳所卷二十五五祖
演法嗣成都府昭覺寺克
勤佛果禪師彭別駱氏子云
大柄禮記禮運禮者君之
大柄也詳疏柄所操以治事
章明容象之至要

有惠無德則鄙也
有德無惠則孤也
始堪克紹洪規如當家種草此其觀操
詳聽之理明驗也豈容巧言令色便僻
諂媚而充選者哉
演祖曰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
廢一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德而罔
惠則人不懷苟知惠之可懷加其德以
相濟則所敷之惠適足以安上下誘四
來苟規德之可敬加其惠以相資則所
持之德適足以紹先覺導愚迷故善住
正末十

先見其事方章天之生此民
也使先知者後知先覺見
後覺示天民之先覺者也

正末十

省親省家也
秋後見日觀
和朝廷須為
朝觀乃會合
省察一年重
正老有成采
猛嚴而厲恭
雖曰怒而不
其正也

佛眼續傳所卷二十五五祖
演法嗣舒列龍門清遠佛
眼禪師臨本李氏子云云

○章明注者巨細互詳
○佛眼續傳所卷二十五五祖
演法嗣舒列龍門清遠佛
眼禪師臨本李氏子云云

持者養德以行惠宜惠以持德德而能
養則不屈惠而能行則有恩由是德與
惠相蓄惠與德互行如此則德不用修
而敬同佛祖德不勞費而懷如父母斯
則湖海有志於道者孰不來歸住持將
傳道德興教化不明斯要而莫之行也
○與佛眼書
演祖自海會遷東山太平佛鑑龍門佛
眼二人詣山頭省觀祖集老舊主事備

△天龍皇大神
△天龍皇大神
△天龍皇大神

○稻
○稻
○稻

當住物幻住
唐清規
古人云愛惜
住物如護
眼中珠

○師嚴
○師嚴
○師嚴

湯菓夜話祖問佛鑑舒列孰否對曰孰
祖曰太平孰否對曰孰祖曰諸莊共淑
稻多少佛鑑籌慮問祖正色厲聲曰汝
濫為一寺之主事無巨細悉要究心常
住歲計一眾所係汝猶罔知其細務
不言可見山門執事知因識果若
輔慈明師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
平蓋演祖尋常機辯峻捷佛鑑既孰弟
子禮應對含緩乃至如是古人云師嚴

根肩子

言其所為高
之也也根
也肩也

已過

子路人皆之有

過則善道得

聞改之耳

自修如程子

曰子路人皆之

百過則善道得

百也之也

章明古人論

山崖求以

明古人曰重

廣六一

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源遠而流長管子源不深者

流不長知不大者見不遠

耿龍李宋史列傳二百十一

耿南仲開封府人云云高宗以

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

高庵續傳所卷二十九佛取

遠法嗣南康軍中居高庵

善悟神即洋列李氏子云云

不假辭色墨子襟上燕之游

士有泯于牛者南見墨子於

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

以補國細可以益學子者三

百篇賭墨子恐慎而不能言

墨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

古人樂聞孟子公孫丑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包荒易泰卦九二包荒用鴻河

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祥密辭華事理而安之

然後所學之道尊故東山門下子孫多

賢德而起邁者誠源遠而流長也

耿龍李與高庵書

宗門可成棟宇子孫夫之錦又錦

演祖見衲子有節義而可立者室中峻

拒不假辭色察其偏邪諒使所為根肩

不可教者愈加愛重人皆莫測烏乎蓋

祖之取捨必有道矣

耿龍李敬法語

凍祖曰古人樂聞已過喜於為善長於

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眾不

只多之時節到來在也

善言多悲多

古人樂聞已過喜於為善長於

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眾不

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祥密辭華事理而安之

易經言泰卦君子居柔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其施為寬裕祥密也人量寬亮容眾從是安居也

只多之時節到來在也

善言多悲多

古人樂聞已過喜於為善長於

戴其心文選十一于今外番

紀總論豈上帝臨我而具其

靈源統傳所卷二十二黃龍

法嗣隆興府黃龍靈源惟

清神師本列陳氏子云云

三下有二解可通

昔矣一谷靈源書

演祖謂佛鑒曰住持之要臨眾貴在豐

盈慶已務從簡約其餘細碎悉勿關心

用人深以推誠擇言故須取重言親重

則主者自尊人推誠則眾心自感尊則

不嚴而眾服感則不令而事成自然賢

愚各通其懷小大皆奮其力與夫持以

勢力迫於驅喝不得已而從之者何啻

不令論謹字路其倫正不

令而行

章明家

心服必

依注者

之心

章明家

心服必

依注者

之心

明學者之
成敗多矣
主者、當
否、依、

郭功輔宋史卷二百三郭正
字功父大平州當塗人熙寧
中知武岡縣云云續傳燈
卷二十由雲端法嗣提刑郭
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云
江西傳燈八南嶽讓法嗣江
西道一禪師漢列什邡人也
南嶽傳燈五六祖惠能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
剛人也云云
扇以淳風張蘊古大室箴曰
我皇振運扇以淳風
遷善禮記經解使人曰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又孟書尽心民曰遷善

萬倍哉 與佛鑑書見蟄待者自銀
演祖謂郭功輔曰人之性情固無常守
隨化日遷自古佛法雖隆昏有數而興
衰之理未有不由教化而成昔河南南
嶽諸祖之利物也扇以淳風節以清淨
被以道德教以禮義使學者收視聽
邪僻絕諸慾忘利養所以日遷善遠過
道成德備而不自知今之人不知古之
人遠矣必欲參說此道要須確志勿易

造物儒言天命
紙言定業也

明古人之夫之
延合熱
牛

造物 莊子大宗師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希連註造物者言造化之大也
當塗 一統志十五本漢丹陽縣地晉分丹陽置子湖縣東晉成帝時以河北當塗流民南渡者
衆乃於于湖僑立當塗縣及淮南郡云云宋屬太平州
白雲端 續傳燈十三楊岐會法嗣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云云
拱而立 論語微子子路拱而立
南泉傳燈八南泉章師將噴
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
什麼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
水牯牛去僧云某甲隨和尚
去還得也每師云汝若隨我
即須啣取一莖草來
大滿傳燈九滿山章上堂示
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
一頭水牯牛在曾書五字云
滿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滿山
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
又云滿山僧喚作什麼即濕

以悟為期然後禍患得喪賦之造物不
可苟免豈可預憂其不成而不為之耶
總有絲毫顧慮萌于胸中不獨今生不
了以至千生萬劫無有成就之時
功輔自當塗 太平州也 絕江訪白雲端和尚
于海會白雲問公牛溲乎公曰溲矣白
雲叱之公拱而立白雲曰溲乎溲乎南
泉大滿無異此也仍贈以偈曰牛來山
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曰

牛 太平州也 絕江訪白雲端和尚 于海會白雲問公牛溲乎公曰溲矣白雲叱之公拱而立白雲曰溲乎溲乎南泉大滿無異此也仍贈以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曰

點胸因代裝
胸襟欲高過
人故點胸之
名揚揚其
神觀象心而
神照方法而
又神止散亂
照心昏
意明道依人
依時

上大人一異朝始教小童以
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
子你小生八九子可作仁可
知禮也。上大人上古大聖
人也丘乙巳孔年一人而已化
三千教孔門徒三千也七十
子達者七十人你小生八九
子你等小童八九輩也可作
仁可知禮也如丘達者可知
五常

翠岩真續傳灯七石霜山法
嗣洪州翠岩可真禪師福州
人也僧室傳二十一慈明童
時真點胸者為善侍者折難
真曰大事未透脫故耳公曰汝以何為佛法要切真曰無雲生巖上有月落波心公詰曰面皺
齒豁猶作此見解真不敢仰視曰願為汝之公曰汝問我答真理前語而問之公曰無雲生巖
上有月落波心真遂契悟禪林至訓詳述在凡

金盞善侍者羅湖野錄福州資福善禪師古田人姓陳氏少有逸氣云。出世里中園林逮
近資福則碌金閨焉以故言句亦罕傳于世。
道在人弘論語禪靈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操則存一子告子操則存舍師亡出入每時莫知其辨惟心之謂與
無為子來東二百二楊傑字
水本每為人元祐中為禮部
員外郎出潤州除兩浙提點

名利不惑於聲色遂能清振一時美流
萬世豈古之可為今之不可為也由教
名不虛傳名利不惑於聲色遂能清振一時美流
萬世豈古之可為今之不可為也由教

○日新公曰
○言曰葉公問曰
○女即
○自中愛備前侯光政
○天衣懷
○天衣懷
○天衣懷

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從其
所趨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言曰可言而不可行過
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
君子弗言弗行則言行不越乎中
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從其
所趨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言曰可言而不可行過
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
君子弗言弗行則言行不越乎中

此章明言省
行省言

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
行狀
狀
狀

白雲謂功輔曰昔翠岩真點胸味禪
觀以口舌辭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
者而大法實不明了一日金盞善侍者
見而咲曰師兄參禪雖多而不妙悟可
謂癡禪矣白雲夜話
自雲曰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弘之耳
故曰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
去道也古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

白雲謂功輔曰昔翠岩真點胸味禪
觀以口舌辭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
者而大法實不明了一日金盞善侍者
見而咲曰師兄參禪雖多而不妙悟可
謂癡禪矣白雲夜話
自雲曰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弘之耳
故曰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
去道也古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

白雲謂功輔曰昔翠岩真點胸味禪
觀以口舌辭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
者而大法實不明了一日金盞善侍者
見而咲曰師兄參禪雖多而不妙悟可
謂癡禪矣白雲夜話
自雲曰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弘之耳
故曰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
去道也古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

點胸因他裝點
胸襟欲高過天
人欲點胸之渴
名播揚黃林
祥觀象心而為
祥照方法而為
又祥止散亂觀
照心昏
意明道依人不
依時

上大人一異朝始教小童以
上大人丘七也化三千七十
子你小生八九子可作仁可
知禮也。上大人上古大聖
人也丘乙已孔年一人而已化
三千教禮門徒三千也七十
子達者七十人你小生八九
子你等小童八九輩也可作
仁可知禮也如年達者可知
五常

翠岩真續傳燈七石霜山法
嗣洪州翠岩可真禪師福州
人也僧室傳二十一慈明章
時真點胸者為善侍者折難自金盞遠公呵曰解夏未一月乃已至此破壞蕞林有何忙事
真曰大事未透脫故耳公曰汝以何為佛法要切真曰無雲生巖上有月落波心公詔曰面皺
齒豁猶作此見解真不敢仰視曰願為決之公曰汝問我答真理前語而問之公曰無雲生巖
上有月落波心真遂契悟

金盞善侍者羅湖野錄福州資福善禪師古田人姓陳氏少有逸氣云。出世里中園林逮
近資福則碌以金盞焉。以故言句亦罕傳于世。
道在人弘論語禪堂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操則存一子學告子操則存舍師忘入每時莫知其辨惟心之謂與

無為子來東二百二楊傑字
水公每為人冠中為禮部
貪小即出潤列除兩浙提點
刑嶽卒年七十自号為子
續傳八天衣懷法嗣
可言不可行一記繼衣或言
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或行
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又云
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審其
所敵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呂氏曰可言而不可行過
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
君子弗言弗行則言行不越乎中

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
白雲謂功輔曰昔翠岩真點胸
觀以口舌辯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
者而大法實不明了。一日金盞善侍者
見而咲曰師兄參禪雖多而不妙悟可
謂癡禪矣。白雲夜話
白雲曰道之隆替豈常在弘之耳
故曰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
去道也古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
名利不惑於聲色遂能清振一時美流
萬世豈古之可為今之不可為也由教
之未至行之不力耳或謂古人淳朴故
可教今人淳薄故不可教斯實鼓惑之
言誠不足替也。答功輔書
白雲謂無為子曰可言不可行不可言
不可行不可言不若勿行發言必慮其
所終立行必審其所敵於是先哲謹於
言擇於行發言非苟顯其理將啓學者

此章明言省
行省言

無為子來東二百二楊傑字
水公每為人冠中為禮部

○音明學者
日月之心

○止觀定惠停
止諸念是如理
思惟曰觀心不
動曰定隨緣
○音明學者
○音明學者
○音明學者

獨善其身孟子盡心窮則獨
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言則為經史記夏統角色
為律身為度

言行君子易係辭言行
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味厚
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
天地也不可不慎乎
○文選十
卜子夏毛詩序動天地感鬼
神莫近於詩

此觀定惠名我集曰安相体
寂自元靜乃於止本覺冥照
由常明故曰觀二昧此云調
直定又云正定末底秦曰慧
作止任滅四覺經卷四善男子彼善知識所證妙法
作如是言我於本心作種種口行欲求四覺彼四覺性非作得故說名為病二者任病若復有人
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不斷生死不永涅槃涅槃生死每起滅念住彼一切隨諸法性欲求四覺

上下偷安去
聖時造作律
之輩身
我我教中在
上者不教其
其下者不奉
其上者反身
安也
音明阿學
者好安逸
不取法狀

彼四覺性非任有故說名為病三者止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自心永息諸念得一切性
寂然平等欲求四覺彼四覺性非止合故說名為病四者滅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永斷
一切煩惱身心畢竟空無所有何况根塵塵妄境界一切寂寂永四覺彼四覺性非寂相故
說名為病
若有毫端傳功德山章上
堂謂眾曰於已每事則勿妄
求妄求而得亦非得汝但每
事於心年於事則虛而靈
寂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
者皆為自欺
自欺大率所謂誠其意者
毋自欺也

天患老子龍辱章章所以有
大患者為吾有身

之未悟立行非獨善其身將訓學者之
未成所以發言有類立行有禮遂能言
不集禍行不招辱言則為經行則為法
故曰言行乃君子之樞機治身之大本
動天地感鬼神得不敢乎
白雲廣錄
白雲謂演祖曰禪者智能多見於已
不能見於未然止觀定慧防於未然之
前作止任滅覺於已然之後故作止任
滅所用易見止觀定慧所為難知惟古

人志在於道絕念未萌雖有止觀定慧
作止任滅皆為本末之論也所以云若
有毫端許言於本末者皆為自欺此古
人見徹而不自欺
實錄
白雲曰多見衲子未嘗經及遠大之誥
予恐叢林自此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
上下偷安取為法門大患予昔隱居
宗書堂披閱經史不喜數百過自其簡
編蔽故極矣然每開卷必有新獲之意

彼四覺性非任有故說名為病三者止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自心永息諸念得一切性
寂然平等欲求四覺彼四覺性非止合故說名為病四者滅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永斷
一切煩惱身心畢竟空無所有何况根塵塵妄境界一切寂寂永四覺彼四覺性非寂相故
說名為病
若有毫端傳功德山章上
堂謂眾曰於已每事則勿妄
求妄求而得亦非得汝但每
事於心年於事則虛而靈
寂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
者皆為自欺
自欺大率所謂誠其意者
毋自欺也

人志在於道絕念未萌雖有止觀定慧
作止任滅皆為本末之論也所以云若
有毫端許言於本末者皆為自欺此古
人見徹而不自欺
實錄
白雲曰多見衲子未嘗經及遠大之誥
予恐叢林自此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
上下偷安取為法門大患予昔隱居
宗書堂披閱經史不喜數百過自其簡
編蔽故極矣然每開卷必有新獲之意

終身不與
小人同死謂君
子有益於時
九開於後平
生以保身為要
故可謂之
死者漸次派
淺漸朽無節
故小人則亮
也論大全

九江一統志五十二東直
隸池州府東流縣西至湖
武昌府興國州南至南康府
星子縣北至湖廣黃州府黃
梅縣 章州長美在石河相
晦堂純傳灯十五黃龍南法
嗣洪州黃龍晦堂室竟祖心
禪師南雄始與人生於鄂氏
用本晦堂純傳灯七瑯琊竟法
嗣洪州潯潭曉月禪師本州
章氏子云云

功名美器一 玉壘清話曰陳
希夷先生戒神放曰子他日
遭遇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予名將有物敗之故晚節過度遂喪名節
知幾知微易係辭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
也又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方夫之望
哲人書伊訓敷永哲人輝軌于雨後嗣詩鴻雁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徒勞湖海孤
危也表淑謂
謝莊曰江東
無我卿寧在
步
吾何明古人不
耻下問

立早明主者以
為

湛堂純傳灯二十二室峯文法嗣潯潭文準禪師與元府唐固深氏云云
獨步蒙求中魏志王黎字仲宣云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言皆在實不虛
扣彼所長一 說苑君道曰先君能以人之長繞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
吾何慊焉 孟子公孫丑彼以其爵我以其義我吾何慊乎朱註慊恨也
黃邵武純傳灯十五黃龍南
法嗣洪州潯潭洪英禪師姓
陳氏邵武軍人云同書真
淨傳洪英首座與師真名英
乃邵武人也象中號英邵武
自廣而狹於人尚書咸有一
德無自廣以狹入
矜式 孟子公孫丑使諸大夫
國人皆有所矜式註矜敬也
式法也
小補 孟子盡心上下与天地
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予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此 自雲實錄
自雲初住九江承天次遷圓通齒甚少
時晦堂在寶峰謂用公晦曰新圓通洞
徹見元不忝楊岐之嗣惜乎發用太早
非叢林福公晦曰問其故晦堂曰功名
美器造物惜之不與人全人固欲之天
必奪之速自雲然于舒之海會方五十
六歲識者謂晦堂知幾而知微真哲人
矣 湛堂記聞
未見所
未動未朋之
細以反及所

晦堂心和尚參月公晦于寶峰公晦洞
明楞嚴深旨海上獨步晦堂每聞一句
一字如獲至茲喜不自勝衲子中間有
竊議者晦堂聞之曰扣彼所長礪我所
短吾何慊焉英邵武曰晦堂師兄道季
為禪柄所宗猶以尊德自勝為強以未
見未聞為媿使叢林自廣而狹於人者
有所矜式小補哉 靈源拾遺
晦堂曰住持之要當取其遠大者略其

△詢須倫
△及有次也

△車中諸延
△及

△教權也
△及

△自是
△及

△明細子乃注可
△及

諸詢詩皇皇者華載地載
驅周爰咨詢

老成之人請蕩雖老成人
尚有典刑註老成人曰臣也
書盤庚汝盍侮老成人

與與莊子庚桑楚去就取與
知能六者塞道也

謀在多說苑權謀曰眾人
之知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
在一人此太謀之術也

草堂練傳所二十二晦堂心
法嗣隆慶府泃潭草堂善
清神師南雄何氏子云

延平一統志七十七東至建寧府建安縣西至汀州府清流縣南至福州府古田縣北至邵武府邵武縣

陳洋中宋史列傳一百四卷陳璋字中南劍州沙縣人
移書文選四十三劉子駿移書註銑曰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

近小者事固未決宜諮詢于老成之人

尚疑矣更相問于識者縱有未盡亦不
致甚矣其或主者好逞私心專自取與
一旦遭小人所謀罪將誰歸故曰謀在

多斷在獨謀之在多可以觀利害之極
致斷之在我可以定叢林之是非也

与草堂書
晦堂不赴為山請延平陳瑩中移書勉
之曰古人住持無職事選有德者居之

將以斯道孟子萬章下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雜錄卷四離騷九章精黃雜錄
別白文選卷八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曰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註善言漢書

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清曰言夏殷黑白改色寅丑殊建其何為可
分別明白書之

惻隱孟子公孫丑上有怵惕
惻隱之心註惻傷之切也隱
痛之深也護法心

存心孟子離婁下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

障回百川退之進奉解障百
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

黃龍純傳所七石霜山法嗣
黃龍南禪師章氏諱惠南其
先信列玉山人也

不豫之色孟子公孫丑夫
若有不豫色然註豫也

之黃龍曰監收未得人晦堂遂薦感副

明古人用人不
容易

孟子曰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惻
者傷之切隱者
痛之深即系
悲不忍之心也

孟子曰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惻
者傷之切隱者
痛之深即系
悲不忍之心也

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終不以
勢位聲利為之變今學者大道未明各
趨異學流入名相遂為聲色所動賢不
肖雜糅不可別白正宜老成者惻隱存
心之時以道自任障回百川固無難矣
若夫退求靜謐務在安逸此獨善其身
者所好非叢林所以望公者哉拾遺
晦堂一日見黃龍有不豫之色目逆問
之黃龍曰監收未得人晦堂遂薦感副

有量 有量則
容納眾流也
若量乃法
忠義

明昭後不可
容易

明君子小人同
意
咳唾掉臂

明古人積巧
廣

感副寺 繞傳灯十五黃龍
南法嗣 南嶽福嚴慈感
師潼川杜氏子云

化侍者 繞傳灯二十二黃龍
晦堂心法嗣 隆慶府及巖化
禪師

秀藏主 繞傳灯十五黃龍南
法嗣 澧州大鴻懷秀禪師信
列應氏子云

朱給事 万姓統譜九朱庭傑
字世英 永福人 崇寧中登進
士 後遷黃門侍郎

六百石本註曰無負堂待從奉
右給事中 闕通中外及諸王
朝見於殿中 引玉就聖

予直歸非子十五楚人有
物無不陷也 或曰以子之
邪寒 小民亦曰怨咨 註邪大也 禮記月令土潤溼暑 溼也 七

氣潤故蒸鬱而為濕暑

寺黃龍曰感尚暴恐為小人所謀 晦堂

曰化侍者稍廉謹 黃龍謂化雖廉謹不
若秀藏主有量而忠 靈源嘗問晦堂黃
龍用一監收何適慮如此 晦堂曰有國

有家者未嘗不本此 豈特黃龍為然先
聖亦曾戒之

晦堂謂朱給事世英曰予初入道自恃
甚易 遠見黃龍先師後退思日用與理
予省者極多 遂力行之三年 雖邪寒溼

暑確志不移 然後方得事 如理而今
咳唾掉臂 也是祖師西來意 章江集

朱世英問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
而聞見指目之不暇 小人終日造德而
不以為然 其故何哉 晦堂曰君子之德
比美玉焉 有瑕生內必見於外 故見者
稱異 不得不指目也 若夫小人者 日用
所作無非過患 又安用言之 章江集

晦堂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育萬物 無有

過差 文選卷四末玉登徒子
好色賦揚詩守禮終不過差
指目前漢陳勝列傳卒中徒
指目勝廣 師古註指而
私目視之

君子之德 家語問玉夫昔
者君子比德於玉 溫潤而澤
仁也 縝密以栗 智也 廉而不
剝 義也 垂之如隊 禮也

日用易係辭 百姓日用而不知

日用易係辭 百姓日用而不知

日用易係辭 百姓日用而不知

且上夜深

ハカメノワリ
レホハナラズ
ウレハナラズ
カマラフ

明内子預可
識破之更上

明古人可貴
孝道

明古人可貴
鄭重几彩

江河淮濟名水天下大水四謂之四瀆江河淮濟也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公共也淮圍也圍繞楊列北界東至海也河下也隨地而下而通流也濟清也源出河北清而南也

不備於道者衆人之道如江河淮濟川陵谷草木昆蟲各盡其量而已不知其外無有不備者夫道豈二耶猶得之淺深成有大小耳
晦堂曰久廢不可速成積蔽不可頓除優游不可久戀人情不能恰好禍患不可苟免夫為善知識達此五事涉世可無悶矣
與祥和尚書
晦堂曰先師進士嚴重見者敬畏衲子

謝景温宋史列傳五十四謝景温字師直中進士第通判汝英二列云
雲峯悅繞傳九太愚是法嗣南嶽雲峰文悅禪師
自若困語越語自若以慶註若如也自如每妄動也
曠日莊子盜跖案劍曠日
至地故又替謂首至地松留留
時也此即周礼九拜之初拜也

因事請假多峻拒弗從惟聞省待親老氣色穆然見於顏面盡禮津遣其愛人
恭孝如此 與謝景温書
晦堂曰黃龍先師昔同雲峯悅和尚夏居荆南鳳林悅好辯論一日與衲子作
宣先師閱經自若如不聞見已而悅詣先師案頭曠目責之曰尔在此習善知識量度耶先師替首謝之閱經如故
已上並見靈源小遺

津連道 路全クハヤシクセル

カシカラ願フトホドトシ然ヒ元大依ノテハ許容ラレニク故

黃龍 五居 止 字 見 八 三 開 一 二 廿 廿 一 別 号

指看從毫

如日明學者

小欲全此可

色煩

師布曰閨閣內中小門也

秀字彙呼朗切聲上声大

用力以肩承物

無乃論語雍也居簡而簡

無乃太簡乎

先佛言人情未考

口此音如羊取林與上於端由

○山東八無物ノモノジニヲニハ自

家屋裡ノ物リハエハスズニリノ

様ニモツテクルカ

乾下

傳曰為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

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万物生成故為通泰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氣同也

一陽在下擊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慶頤孟子曰惠主疾首

閨閣中物傳灯十四葉山惟

儼傳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為

滲漏○前漢儒林傳入閨閣

師布曰閨閣內中小門也

秀字彙呼朗切聲上声大

用力以肩承物

無乃論語雍也居簡而簡

無乃太簡乎

先佛言人情未考

口此音如羊取林與上於端由

○山東八無物ノモノジニヲニハ自

家屋裡ノ物リハエハスズニリノ

様ニモツテクルカ

乾下

傳曰為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

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万物生成故為通泰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氣同也

一陽在下擊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折之象三陰

黃龍南和尚曰昔同文悅遊湖南

衲子擔籠行脚者悅驚異感頤已而呵

曰自家閨閣中物不肯放下返累及他

人擔券無乃太勞乎林間錄

黃龍曰住持要在得眾得眾要在見情

先佛言人情者為世之福田蓋理道所

由生也故時之否泰事之損益必因人

情情有通塞則否泰生事有厚薄則損

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

自損者一 家語六本孔子論
易至於損益謂然而歎子夏
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
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
者必有決
先聖嘗喻一 家語五儀夫君
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載
舟亦所以覆舟

端如貫珠 禮記樂記居中矩
勾中鈎 累乎端如貫珠

元龜書大禹謨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註龜卜也前漢食貨志元龜岬長尺二寸
孟康曰舟龜甲緣也岬至也度首兩邊緣尺二寸也巨瓚曰元大也
黃龍勝純傳州十五黃龍南法嗣瑞州黃檗惟勝禪師潼川羅氏子云云

上者蔑下而肆 諸已下必怨而叛上矣
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交則泰不交則
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
豈容易乎先聖嘗喻人為舟情為水水
能載舟亦能覆舟水順舟浮盪則沒矣
故住持得人情則興失人情則廢全得
而全興全失而全廢故同善則福多同
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與廢象
行明若觀日斯歷代之元龜也 勝書

明主者望
尚見大
可
為家

獨居隱微
杜者人所不知
而已所和知之
地也隱者暗
也也微細也
中微細之變
跡雖未形而
象已動又雖
不知而已杜
知至致方
加戒謹也
論語子夏
尚可省覽
之要

滿公宋史八十六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云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
特進改封荆○續傳州并二室峯文法嗣安石王荆公在錄
操心○孟子盡心其操心也危
無措足之地論語子路民無
所措手足
語默舉措易係辭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又曰季
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戒謹乎獨居中庸莫身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長老叙氏要時見長阿會經
云有三長老謂者年長老
多者法長老了達法性
假者
老之者
明阿獨居安逸之人

黃龍謂荆公曰凡操心所為之事常要
面前路徑開闊使一切人行得始是本
人用心若也險隘不通不獸使他人不
能行兼自家亦無措足之地矣 章江
黃龍曰夫人語默舉措自謂上不欺天
外不欺人內不欺心誠可謂之得矣然
猶戒謹乎獨居隱微之間果無纖毫所
欺可謂之得矣 荅荆公書
黃龍曰夫長老之職乃道德之器先聖

荅荆公書

論語

此章明古人終身不退之德

潘延之僧室傳黃龍章南州高士潘英嗣延之堂問其故

造次論語重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朱註造次急遽苟直之時

擴而充之孟子公孫丑知皆擴而充之矣朱註擴推廣之意充滿也

建叢林陳紀綱三名位選擇有道德衲

子命之曰長老者將行其道德非苟竊是名也慈明先師嘗曰與其守道老死

丘壑不若行道領眾於叢林豈非善守長老之職者則佛祖之道德存歟

黃龍謂隱士潘延之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勤

屏絕嗜好行之勿倦然後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

龍山廣錄

父嚴則子敬未考祥林室訓言引曰乃伏彼將軍馬授經於文趾及書或於子程曰莫貪諸好勤勞更業子程從而不敢違改知子敬由文嚴也

橫範楊子去書孝行師者人之模範必在九重之烈

炯炯札記樂記陰陽相得卿

吾欲無言論語陽貨子曰子欲

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三關雲巖紀談黃龍南禪師

手駢脚故叢林且為三關亦

明古人垂手/嚴冷

潘延之問黃龍法道嚴密因問其要黃龍曰父嚴則子敬今日之規則後日之模範也

彼將登于千仞之山吾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洲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妄

之盡彼則自休也又曰炯之姬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可乎

林間錄

黃龍室中有三闋語衲子少契其機者

黃龍室中有三闋語衲子少契其機者

黃龍室中有三闋語衲子少契其機者

黃龍室中有三闋語衲子少契其機者

依然犀

此章明古人終身不退之德

父嚴則子敬未考祥林室訓言引曰乃伏彼將軍馬授經於文趾及書或於子程曰莫貪諸好勤勞更業子程從而不敢違改知子敬由文嚴也

此一行難透話頭透過人不許可

龍山廣錄

明學者不惜
身命為道
可終法

明道者不
道相違

擲臂史記五堂君傳過市朝
者擲臂而不顧

古之天地一陸龜新語下明
誠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舜葬
紂不異星辰而天道不改
而人道易也

批判批點分判
也謂聖人之心
如室監物未則
現未有心念
豈堪折守批點
折提其則豈
堪虛空而到
湛水亦乃向教
憂更添芒索

明道者道常守不可去
唯庵萬庵顏法嗣增續傳
如卷一荆南府公安遜庵祖
珠禪師南平人云云

情縱邪僻孟子滕文公放僻
邪侈無不為又張蘊古本堂
箴恐懼之心曰弛邪僻之情
轉放

脫有訓對惟欽目危坐殊無可吝延之
益扣之黃龍曰已過關者掉臂而去從
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 林間錄

黃龍曰道如山愈外而愈高如地愈行
而愈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
志於道乃能窮其高遠其他孰與焉
黃龍曰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
月古之萬物性情猶今之萬物性情天
地日月固無易也萬物性情固無變也

道胡為而獨變乎嗟其未至者厭故悅
新捨此取彼猶適越者不之南而之北
誠可謂異於人矣然徒勞其心苦其身
其志愈勤其道愈遠矣 道菴壁記

黃龍謂英邵武曰志當歸一久而勿退
他日必知妙道所歸其或心存好惡情
縱邪僻雖有志氣如古人予恐終不得
見其道矣 壁記
寶峰英和尚曰諸方老宿批判先覺語

道古今古今

大道

仙祖機緣
曰之曰公案者
非其政而已益
非一人之應見
乃百千問示
同案聖理也

誘掖
曰誘借技曰
板

包裏奇物
季賦誦倍
以采托嚙也
祥林室訓註
如文見人控尾
以稱之未稱謂
而已小人謂係
亦猶是而已
矣
明主者勤道
德仁善我不
可承外執

領之十八
此當上十
之十
之十

公案山房夜話曰公案乃喻
乎公府案牘也法之所在而王
道治亂實係焉公者乃聖賢
一其轉天下同其途之至理
也案者乃記聖賢之為理之
文也凡有天下者未嘗無公
府有公府者未嘗無案牘蓋
欲取以為法而斷天下之不
正者也
捧土培太山韓詩外傳八子
貢對青景公曰臣書仲尼譬
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在
益亦明矣
勞生莊子大宗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
如旅泊棧嚴六下諸比丘等不自熟食寓於殘生旅泊三界亦一往還法已無返
願弘尚書序恢弘至道
三途火途刀途血途曰之三途西域記曰俗書春秋有三途危險之處借此名也

向殿下傳卅五洞山价章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曰師意如
何師曰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
移風易俗孝經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註風化也俗常也移太平之化易衰弊之常也
荀苴唐本作荀苴札記曲札以弓斂苴苴苴筍問人者跡苴苴裏魚肉或以善成以第
歡讎後漢列傳七十趙壹傳
秦宓者為詩曰伊優北堂
上枕麟倚門邊枕麟高九
律直之良
搖尾乞憐麟卷三搖尾而
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兼林盛事飯雲本和尚有
兼林辨悽論論當世搖尾
乞憐者其文曰凡以往持蘆
名為長老者往書刺以稱
門僧奉前人為恩府取招提
之物荀苴獻悽云云
太息兼離離流水而太息
願之在傳襄公二十六年逆

言拈提公案猶如捧土培太山掬水沃
東海然彼豈賴此以為高深耶觀其志
在益之而不自知非其當也
英邵武每見學者恣肆不懼因果嘆息
久之曰勞生如旅泊住則隨緣去則亡
矣彼所得能幾何爾輩不識廣耻干犯
名分汚瀆宗教乃至如是大丈夫志在
恢弘祖道誘掖後來不應私擅已慾無
所避忌媒一身之禍造萬劫之殃三途

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加袈裟下失却
人身實為苦也 譬託
英邵武謂晦堂凡於善知識助佛祖揚
化使衲子迴心向道移風易俗固非淺
薄者之所能為未法比丘不修道德少
有節義往止荀苴歡讎搖尾乞憐追求
聲利於權勢之門一旦業盈福謝天人
厭之玷汚正宗為師友累得太息晦堂
願之 靈源拾遺

願之在傳襄公二十六年逆

明學可觀
之緩急

於門者領之而註
鎮搖其頭
言石頭而納子言心也

真淨文黃龍南法嗣純傳灯
十五洪州泐潭真淨克文禪
師出於陝府閩鄉鄭氏云云
五載每閏易係薛五載每閏
本裁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
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
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

積功累德法華提渡萬文
欲速則不達論語子路子曰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
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細行尚書旅獒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美成在久莊子人間世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
聖云一石氏傳成九年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

明百人惜法
及出世早悟
實

翻侍者繞佛灯十三翠岩可真法嗣潭州大為慕諸真如禪師獲別號川閩氏子云云
山木為枕書言故事宋司馬
温公以山木為枕總覽則
枕轉而竟乃起讀書
般若名義集四般若法界次
第云秦言智慧然一切諸
法皆不可得而能通達一切
在隨名為智慧
目擊非子由子云仲尼見之
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
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
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
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英邵武謂潘延之曰古之學者治心今
學者治跡然心與跡相去霄壤矣

英邵武謂真淨文和尚曰物暴長者必
大折功速成者必易壞不推久長之計
而造卒成之功皆非遠大之資夫天地
最靈猶五載再閏乃成其功備其化况
大道之妙豈倉卒而能辨哉要在積功
累德故曰欲速則不達細行則不失美
成在久遂有終身之謀聖人云信以守

○ニバシカリ
ヲクレスヨウニトツテマス

之敏以行之忠以成之事雖大而必濟
昔若侍者夜坐不睡以圓木為枕小睡
則枕轉覺而復起安坐如故率以為常
或謂用心太過若曰我於般若緣分素
薄若不刻苦勵志恐為妄習所牽况夢
幻不真安得為久長計予昔在湘西目
擊其操履如此故叢林服其名敬其德
而稱之 靈源拾遺
真淨文和尚久參黃龍初有不出人前

トカイエナ
トコ
トコ

春月時運該
與不能隱藏

謝以身為誤

誠輕浮字
者容易多
竊議

譽トハ
人善ヲ揚
其安具
過ルニ又々

西山一統志四十九西山在
南昌府

香城嶼繞傳灯十六黃龍南
法嗣洪列上蓋順禪師賈人
諸葛蜀志五本傳云諸葛亮
字孔明和羽人漢諸葛豐之
後亮躬耕龍岡好為梁父吟
云先主劉備在荊州訪士於
襄陽自為徽徽曰識時務者
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
雛先主問為誰曰諸葛孔明
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先主曰
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
見之乎先主曰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請亮凡三往乃見
廣道者續傳灯廿二真淨文法嗣瑞州九峰希廣禪師
輿傳傳燈公二十八年輿人之謀與衆也
百具李范希文岳陽樓記政通人和百廢具興

之言後受洞山請道過西山訪香城嶼
和尚順戲之曰諸葛昔年稱隱者茅廬
堅請出山來松花若也沾春力根在深
崑也著開真淨謝而退 順語錄
真淨舉廣道者住五峰輿議廣疎拙無
應世才速廣住持精以治已竟以臨衆
未幾百廢具舉衲子往來競爭喧傳真
淨聞之曰學者何易毀譽耶予每見叢
林竊議曰那箇長老行道安衆那箇長

分外受膏官

受國收買

同堂為音特

史善者識者

叢林與教化

安家克己不

常任正蓋花堂

分別是非

明古人為道

謹畏小人也

納常性

頗卑

感定

誠未去之孝

若心口亦違

賦中叢史受賄也凡非理所
得財賄皆曰賦
山堂並蕭十草堂善清法嗣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
金陵人族趙休云云
雲委晉書謝安運傳此響
聯辭波厲云云
頗卑是孟子滕文公已頗願
曰惡用是說上者為哉
李商者用涉記雲附紀談海
昏道人號曰沙園夫者李商
老參道於空際信堂遇山舒
水鏡必拉東老師為極悅之樂

老不侵用常住與衆同其苦天稱善知
識為一寺之主行道安衆不侵常住與
衆其苦固當為之又何足道如十木夫
做官為國安民乃曰我不受賄不擾民
且不受賄不擾民豈分外事耶 山堂
真淨住歸宗每歲化主納疏布帛雲委
真淨視之頗覺已而嘆曰信心膏血予
慙無德何以克當 李商老日涉記
真淨曰末法比丘鮮有節義每見其高

天象日用之

有ハ一飯惠我者初ハ惡シ
終ニ又輔之

明古人利生高
踏之凡彩

牢籠文選卷二在太冲魏都
賦經始之制牢籠百注註
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
履踐謙行善曰羊牛勿踐履

談闊論自謂人莫能及逮乎一飯之惠
則始異而終輔之先毀而後與言定未其
是曰是非曰非中正而不隱者少矣
真淨曰比丘之法受用不喜言滿豐滿
則溢稱意之事不可多謀多謀終敗將
有成之必有壞之予見黃龍先師應世
四十年語嘿動靜未嘗以顏色禮貞文
才牢籠當世衲子唯確有見地履實踐
真者委曲成規之其慎重真得古人體

衣高衣ノヒモヲトキ体白スル如ク一日衣高衣ヲツケテ
六十日ニ入連夕時ツノヒモヲトイテ体カカ

袈裟具云迦羅沙曳以云不正色亦名
離塵服又福田衣又解脫服

禪名義集四尊婆須密論作
檀觀此云財施解言觀施之
法名曰達觀

初劫若雜碎衣以條教多故火衣分三
只九條十一條十三條名下只十五條十七
條二十三條二十五條名止只

明樂八是苦因

固一特不志持
タツテ

才諸方罕有倫比故今日臨衆無不取
法用涉記

真淨住建康保寧舒王齋觀素縑曰問
侍僧此何物對曰紡絲羅真淨曰何用
侍僧曰堪做袈裟真淨指所衣布伽黎
曰我尋常披此見者亦不甚嫌惡即令
送庫司估賣供眾其不事服飾如此
真淨謂舒王曰日用是處力行之非則
固止之不應以難易移其志苟以今日

世

諸惡莫作

明古人為法
悟人之真情

湛堂陸與舟初潭湛堂文準禪師
與元府梁氏子嗣受法文禪師南
嶽下十三世也

一七兆形質具
春一七形質具ヲカサシテ秋又
カケルハ

明學道宜
辨可勤緩
急前後

之難掉頭不顧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
乎 日涉記
真淨聞一方有道之士化去惻然嘆息
至於泣涕時湛堂為侍者乃曰物生天
地間一兆形質枯死殘靈似不可逃何
苦自傷真淨曰法門之興賴有德者振
乏今皆亡矣叢林衰替用此可以日涉記
湛堂準和尚初參真淨常灸燈帳中看
讀真淨呵曰所謂學者求治心也學雖

如賤使貴 文選十一沈休文恩傳論周漢之道以智役愚
後賤 在傳隱公三年且夫賤效貴少陵長
推門入白事 義曰白門白俗
呼門斗是也推門入白喻其
之易也

兩師表 文選二十七文章軌
範六名文珠璣六市文後集
下載之 湛堂問政三句大悟
凝滯於辭漁父辭聖人不凝
滯於物

辯才無礙 維摩經方便品
辯才無閼遊戲三昧

明主者細子
同志共苦

多而心不治 縱學而奚益而况百家異
學如山之高海之深子若為盡之今棄
本逐末如賤使貴恐妨道業直須杜絕
諸緣當求妙悟他日觀之如推門入白
故不難矣湛堂即時屏去所習專往禪
觀一日聞衲子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豁
然開悟凝滯頓釋辯才無礙在流輩中
鮮有過者
湛堂曰有道德者樂於眾無道德者樂

如賤使貴 文選十一沈休文恩傳論周漢之道以智役愚
後賤 在傳隱公三年且夫賤效貴少陵長
推門入白事 義曰白門白俗
呼門斗是也推門入白喻其
之易也

明主者細子
同志共苦

明古利
物應變
隨時

好而知其惡一不事好而知其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與眾同憂樂一亦難大師與眾同憂樂同好同惡者美也美之所在天下赴之

西清詩話曰近時詩僧祖可被惡疾人號癩可

莊子駢拇駢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集名本此坎變通易係辭窮則變變則通

趙州傳州十南泉普願法嗣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云云

萬法皈一趙州錄問方法皈一皈何所師云我在青州作領布衫重七斤權變上物三相應之變之相之心ニカリノ輕重ヲケルニ輕重ニシテ相心ニシテ又ルリロニ偏守ニテ居ラス又

酬酢易係辭可與酬酢本義酬酢謂應對

聖人云一文選卷十二王簡栖頭陀寺碑文夫幽谷無私存至斯響洪鐘虛受扣津身口對規矩真立音林物官商潛運

醉音昨客報至醉音昨客報至

返常台道公羊傳桓公十一年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及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於身樂於眾者長樂身者亡今稱住持者多以好惡臨眾故眾人憐之求其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好者鮮矣故曰與眾同憂樂同好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孰不歸焉二事癩可敷其疾集

湛堂曰道者古今正權善弘道者要在變通不知變者拘文執教滯相滯情此皆不達權變故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

七斤謂古人不達權變若是之酬酢聖人云幽谷無私遂至斯響洪鐘虛受扣無不應是知通方上士將返常台道不守一而不應變也與李商老書

湛堂曰學者求友須是可為師者時中長懷尊敬作事取法期有所益或智識差勝於我亦可相從警言所未逮萬乞與我相似則不如無也宰峯實錄

湛堂曰裨庭秋晚林下人不為驚浮者

明學者常可報反

明學象開辨道

釣不

明人之思愚
且不可辨

固自難得昔真如住智海堂言在湘西
道吾時衆雖不多猶有老衲數輩履踐
此道自大為來此不下九百僧無七五
人會我說話予以是知得人不在衆多
也 實錄

見人難章

湛堂曰惟人履行不可以一詞一詰固
能盡知蓋口舌辯利者事或末可信辭
語拙訥者理或不可窮雖窮其詞恐未
窮其理能服其口恐未服其心惟人難

於古者
中家子元學者名之曰
木上十元心之ヲクセ

魚目

宋史二百三黃庭堅字東坡直洪州分寧人云續傳二十二晦堂心法嗣

妙事

續傳所二十七日悟勤法嗣臨安府徑山妙喜木惠宗果禪師生於宣州寧國縣未

搏牛之畜史記項籍本純夫搏牛之畜不可以破蟻蟻

飛止數步後漢光武本純

與隱書書曰其蠅之飛不

過數步托于驥驥之尾乃騰

千里之路

追風 手泐聖主溥賢臣頌

追奔電逐遺風

逐日拾遺記周穆王篇王馭

八龍之駿名絕地足不踐土

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

行万里西名超影逐日而行

居必擇處一荀子勸學君子

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

邪僻而近中正也

明古人結伴
專擇人

知聖人所病况近世衲子聰明不務通

物情視聽多尺伺過隙與衆遠欲與道

乖方相尚以欺相冒以詐使佛祖之道

靡而而愈薄殆不可救矣 答魯直書

湛堂謂妙喜曰像季比丘外多徇物內

不明心縱有弘為皆非究竟蓋所附異

猥而使然如搏牛之畜飛止數步若附

驥尾便有追風逐日之能乃依托之勝

也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

也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

也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

也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

也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

也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

定則七

世

英

和子

物
以
事
從

明學者遠大志ヲ見ヌ

福嚴雅會元十五洞山初法嗣潭州福嚴良雅禪師居洞山第一座云云
大寧寬純傳州七石霜山法嗣洪州大寧道寬禪師
蔣山元純傳州七石霜山法嗣蔣山贊元竟海禪師發別義身人姓傳氏云云
龍象木論卷三復次那伽或名龍或名象是五千阿羅漢諸阿羅漢中最大力以是故言如龍如象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

絕邪僻近中正聞正言也昔福嚴雅和尚每愛真如語標致可尚但未知所附者何人一日見與大寧寬蔣山元翠嵩真偕行雅喜不自勝從容謂語曰諸大士法門龍象子得從之游累日支吾道之傾頹彰祖教之利濟固不在予多囑也日涉記
湛堂謂妙喜曰參禪須要識慮高遠志氣超邁出言行事持信於人勿隨勢利

明古人聞法能信受

上下祥林宮訓言註云時氏以名利為上師今不受名利故不為時上人以庸鄙為下師今操道能故不為時下也
死心純傳州二十二黃龍法嗣黃龍悟新禪師王休韶州曲江人也云云
郭子華公孫五下三里之城十里之郭朱誰郭外城

苟狂自然不為朋輩描摸時所上下也
室峯記聞
湛堂曰予昔同靈源侍晦堂于章江寺靈源一日與二僧入城至晚方歸晦堂因問今日何往靈源曰適往大寧來時死心在傍厲聲呵曰參禪欲脫生死發言先要誠實清兄何得妄語靈源熱面不敢對自爾不入城郭不妄發言予固知靈源死心皆良器也日涉記

室峯記聞

日涉記

上下祥林宮訓言註云時氏以名利為上師今不受名利故不為時上人以庸鄙為下師今操道能故不為時下也

マカリル

マカリル

マカリル

マカリル

室峯記聞

室峯記聞

室峯記聞

明本二面

食息並事在帝王人皆有七
竅以視聽食息
用力多者一誰其未地子責
南遊於楚友於晉過漢陰見
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
井抱甕而出灌滑然用力
甚多而見功寡子責曰有械
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
見功多云曰吾聞之老子事
求可功未成用力少見功多
者聖人之道
若惡臭太孝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

湛堂曰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少憊
僅能背諷乃止晦堂因呵之靈源曰嘗
聞用力多者收功遠故黃太史魯直曰
清兄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紛
華若惡臭蓋其誠心自然非特爾也
贅梳集
靈源清和尚住舒州太平每見佛眼臨
衆周密不甚失事因問其要佛眼曰用
專寧失於寬勿失於急寧失於略勿失
於詳急則不可救詳則無所容當持之
於中道待之以含緩庶幾為臨衆行事
之法也拾遺
靈源謂長靈車和尚曰道之行固自有
時昔慈明放意於荆楚間含耻忍垢見
者忽之慈明咲而已有問其故對曰連
城與瓦礫相觸固知不勝矣逮見神鼎
後譽言播叢林終起臨濟之道嗟呼道與
時也苟可強乎
筆帖

長靈車傳燈二十三黃龍清法嗣東京天寧長靈守車神師泉州莊氏子云云
含耻忍垢左傳宣十五年國君含耻天之道也註忍垢耻○文選曹子建責躬詩序及垢荷全
連城史記二十一蘭相如傳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為念主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
城請易璧云云
見神鼎後一僧室傳慈明章
公髮長不剪弊衣梵音通語
稱法姪一眾大笑譴遣童子
問長老誰之嗣公仰視屋曰
親見汾陽來誼杖而出顧見
傾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
是否公指其後絕此曰屋倒
與童子逐走誰回顧相雙
公地坐脫隻履而視之誼老
忘所問又失公所在公徐起
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
聞名遂去誼遣人追之不可
嘆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公自

於詳急則不可救詳則無所容當持之
於中道待之以含緩庶幾為臨衆行事
之法也拾遺
靈源謂長靈車和尚曰道之行固自有
時昔慈明放意於荆楚間含耻忍垢見
者忽之慈明咲而已有問其故對曰連
城與瓦礫相觸固知不勝矣逮見神鼎
後譽言播叢林終起臨濟之道嗟呼道與
時也苟可強乎
筆帖

明生元福
惠不可言
之意

是名增重叢林

臨濟黃葉希運法嗣傳十一
古人云抱火一前漢賈誼傳
誼教上疏陳政事其大略曰
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
其上火未及燃自謂之安
問不容髮前漢枚乘傳曰
其出不出問不容髮註燕
林曰言火激切甚急也

明古人為法
忘身不勞
生身勤利

燕處超然
頌足扼腕戰國策聞戰頌足
徒後註頌足也歐陽公惜香
蠅賦揮手頌足謂非香卷八
人臣無拱於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眉蹙蹙之禍
下寧前漢谷永傳下寧陛下師古曰下寧謂垂告示也

靈源謂黃太史曰古人云抱火措于積

薪之中而寢其上火未燃固以為安此

誠喻安危之機死生之理明如景日間

不容髮夫人平居燕處罕以生死禍患

為慮一旦事出不測方頓足振腕而救

之終其能濟矣
靈源謂佛鑑曰凡接東山師兄書未嘗
言世諦事唯下寧忘軀弘道誘掖後來
而已近得書云諸莊早損我終不憂只

狗子話趙州錄上問狗子還有佛性
什麼無師云為伊有業識性
在

磨礮礮礮
文選卷九枚叔

上書諫吳王曰磨礮礮礮不
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
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
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
弗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
願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
不易之道也又出說苑卷
九前漢枚乘傳

憂禪家無眼今夏百餘人室中舉箇狗
子無佛性話無一人為得此可為憂至
哉斯言與憂院門不辨怕官人嫌責慮
聲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霄壤矣每
念此稱實之言豈復得聞吾姪為嫡嗣
能力振宗風當慰宗屬之望是所切禱
蟾侍者日錄

靈源曰磨礮礮礮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

明古不速來
積年之久

此章明禍之
除不亂單
道世業則
成洪福之意

市知尚書上靈源清法嗣舒
列真果靈峰慧吉禪師郡之
宿松人族項氏云

禍福相倚者老曰禍乎福之
所倚福乎禍之所伏孰知其
極

吉凶同域賈誼新書憂喜
聚門吉凶同域

伊川先生宋史八十六程頤
字正叔世稱為伊川先生

祇畏書金滕四方之民罔不祇畏
極慢漢書張良傳上嫚嫚士節古註嫚與慢同嫚古侮字○尚書大禹謨侮慢自賢

聖人云多難在傳昭四年司馬侯曰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夫其字
字若何虞難亦有仲孫之難而獲種公至今賴之晉有單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
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
僥倖中庸小人行險以徼幸註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觀頤在傳桓公二年民服事
其上而下無覬覦註下不
冀望上位○漢書遊俠傳而
下無覬覦節古曰覬幸也覦
欲也幸討其所欲也
故君子安易係辭子曰危
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
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
亡治而不忘亂

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學者果熟計而履踐之
成大器播美名斯今古不易之道也
靈源謂市和尚曰禍福相倚吉凶同域
惟人自北安可不思或專己之喜怒而
溢於含容或私心靡費而從人之所欲
皆非住持之急茲實恣肆之悠漸禍害
之基源也 筆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禍能生福福能生

禍禍生於福者緣處災危之際切於思
安深於求理遂能祇畏敬謹故福之生
也宜矣福生於禍緣居安泰之時縱其
奢欲肆其驕怠尤多輕忽侮慢故禍之
生也宜矣聖人云多難成其志無難喪
其身得乃喪之端喪乃得之理是知福
不可屢僥倖得不可常覬覦居福以慮
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慮喪則其得必
臻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者是也

靈源

世九

此可與自

思往修而
位尊任重
福

是論也
宜用放

明學者莫
見法問是
非

夫人有惡文選九枚叔

守淮陽人為果主渾即中上

書諫果主人惟其畏其景而

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

逾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

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

勿知其若勿為之本非非濃

鮮克有終詩大雅蕩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箋曰鮮寡克能

法嗣筠州清涼德洪禪師字

覺範郡之新昌喻氏子

惡顯累言以善言和安致真不生滅

心也所行之受喻跡起生滅心喻皆生

間莫若孟孟一欲入無知莫若孟孟

解曰竟就也之境觀心則化眼明而業

取可坐進斯道

筆帖

求佛之迹亦非是修行者之病也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夫人有惡其迹而

畏其影却背而走者然走愈急跡愈多

而影愈疾不知就陰而止影自滅而跡

自絕矣日用明此可坐進斯道

靈源曰凡住持位過其任者鮮克有終

蓋福德淺薄量度狹隘聞見鄙陋又不

能從善務義以自廣而致然也

靈源聞覺範貶竄嶺海嘆曰蘭植中途

言八居此地ノアキヲ暗ニ合ム故桂生函岳終天年之證ヲ引ク當

竹紀之出ナシナカト云フ又ニ因テコフニウツリヤト暗ニ合ム

在途中改往末ノ人折ル之 在真山棲處是也

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函岳終抱弥年之

冊古今才智喪身詭譎罹禍者多求其

與世浮沈能保其身者少故聖人言當

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

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

在覺範有之矣 章江集

靈源謂覺範曰聞在南中時究楞嚴特

加箋釋非不肖所望蓋文字之學不能

洞當人之性源徒與後學障先佛之智

明學者者
文字不思道
依誠

獲嚴密秋稜嚴尊頂我十

卷竟範著之受甲庵所補總

論合題合論行于世

參差詩開雖參差符某註
參差，不齊良

利口論語陽貨惡利口之覆
邦家也朱註利口捷給

不以辭盡通鑒綱目卷四

十七唐德宗貞觀十年陸贄
諫曰明主不以辭盡久不以
意選全

明主者有宜
大仁度也
不可不察
棄意

眼病在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資口舌則
可勝淺聞廓神機則終難極妙證故於
行解多致參差而日用見聞尤增隱昧
也 章江集

靈源曰學者舉措不可不審言行不可
不審寡言者未必愚利口者未必智鄙
樸者未必悖兼順者未必忠故善智識
不以辭盡人情不以意選舉者夫湖海
衲子誰不欲求道於中悟明見理者千

樹德尚書皋比書下曰樹德務

耀梁之珠史記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與魏主會申於郊魏主問曰王亦有室乎威丰曰無
有梁丰曰若寡人固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云云

五十學易論語述而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羅或云修垢路者秦言契謂
上契理下契根故
不怕念起未考

曲成易係辨曲成萬物而
不遺

巧梓順輪未考

梓木也車輪也榘榘也蓋巧
梓用木之隆隨其木性所用之枉者
可以為輪直者可以為榘不廢其
性也

百無一其間修身勵行聚學樹德非三
十年而不能致偶一事過差叢林棄之
終身不可立夫耀梁之珠不能無類連
城之壁寧免無瑕凡在有情安得無咎
夫子聖人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
言契經則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況前
聖賢以降孰無過失哉在善知識曲成
則品物不遺矣故曰巧梓順輪榘之用
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為驥無

明主者臨
要

進退隨愛——通鑑綱目唐
德宗貞元十年陸贄白明王
不以辭盡入不以意選主也
或好善而不挾所用悅言而
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情之
離合繫異同之趣是如捨繩
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
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

失性物既如此人亦恒然若進退隨愛
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
而裁曲直棄權衡而較重輕雖曰精微
不能無謬矣
靈源曰善住持者以衆人心為心未嘗
私其心以衆人耳目為耳目未嘗私其
耳目遂能通衆人之志盡衆人之情夫
用衆人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衆人
好惡故好者不邪惡者不謬又安用私

凡人之心耳目之志皆由心之所主也
心之所主則耳目之志皆隨之矣
若夫心之於身猶天之於地也
地無天則地不立心無天則心不立
故欲正其心必先正其天
此語極妙不可不察也

希月心在傳宣十二年敢布
廣心君實圖之○請君置起
起武夫公侯腹心

託腹心而其服其諂媚哉既用衆人耳
目為耳目則衆人聰明皆我聰明故明
無不鑒聰無不聞又安用私託耳目而
固招其蔽惑耶夫布腹心託耳目惟賢
達之士務求已過與衆同欲無所偏私
故衆人莫不歸心所以道德仁義流布
遐遠者宜其然也而愚不肖之意務求
人之過與衆違欲溺於偏私故衆人莫
不離心所以惡名險行傳播遐遠者亦

飯依吾者計相談

腹心者

大心樣三三三居

明古人凡
新見其
韻順逆

段卷三

維摩經佛國品段譽
不動如須彌註摩曰利衰毀
譽稱讚苦樂八法之風不動
如來猶四風之次須彌也

且其然也是知住持人與眾同欲謂之
賢哲與眾違欲謂之庸流大率而腹心
託耳目之意有殊而善惡成敗相返如
此得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
者哉
靈源曰近世作長老涉二種緣多見智
識不明為二風所觸喪於法體一應逆
緣多觸衰風二應順緣多觸利風既為
二風所觸則喜怒之氣交於心鬱勃之

庸流心托耳目
未已過求人過
庸流賢哲

カウハハ五間ニテノ人ヨホドツトメタ人ニシテアノ白クニ...

琅琊傳新三汾陽昭法嗣
勝人琅琊山惠覺廣照禪師
西浴人也云云

范希文宋史列傳十三范
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
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
南遂為蘇州吳縣人也徙青
州會病甚請頤頤未至而
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
正

色浮於面是致取辱法門譏誚賢達唯
智者善能轉為攝化之方美道後來如
琅琊和尚往蘇州看范希文因受信施
及千餘緡遂遣人陰計在城諸寺僧數
皆密送錢同日為眾檀設齋其即預辭
范公是日侵早發船逮天明眾知已去
有追至常州而得見者受法利而廻觀
此老一舉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深
道種此所謂轉為攝化之方與夫竊法

小菩提ノ子

明學古人
操履誠
名利之士

德和尚普灯錄卷十首龍靈
源惟勝禪師法嗣遭列欽山
元德禪師 機語未見

瑞光事義曰在蘇州城內寺
有瑞故名瑞光一鐘鼓自鳴
二宝塔放光三翠竹交加四
白蓮德法

希茂未考
上人內有者在外有飛行在上之說
亦上人也

位苟利養為一身之謀者實霄壤也

與德和尚書

文正公謂瑯琊曰去年到此思得林下

人可語者嘗問一吏諸山有好僧否吏

稱北寺瑞光希茂二僧為佳予曰此外

諸禪律中別無耶吏對予曰儒尊士行

僧論德業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踏不

越閭衣惟布素聲名利養了無所滯故

邦人高其操履而師敬之若其登座說

其處

其僧

蘇州好風俗

一統志三十九嘉興府曰志土膏沃饒風俗淳秀文賢人物之盛前後相望百士

眾技與蘇杭等

鐘山一統志應天府鐘山在

府東北山周迴六十里漢練

陵尉蔣子文遂盜死於此果

六童為之窟子文祖諱鐘曰

以卑自牧易謙卦象曰謙

君子卑以自牧傳謂君子以

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

自樂長道自樂處不願為人道

為懷

晚成老子解下六器晚成

明學古人
之凡彰誠
莊嚴之士
聖康

法代佛揚化機辯自在稱善知識者非

禮吏能曉遠暇日訪希茂二上人視其

素行一如吏言予退思曰稱蘇秀好風

俗今觀老吏尚能分君子小人優劣况

其識者耶瑯琊曰若吏所言誠為高議

請記之晚未聞 瑯琊別錄

靈源曰鐘山无和尚平生不交公卿不

苟名利以卑自牧以道自樂士大夫初

勉其應世无日苟有良由何憂晚成第

明悟後用
心要

色斯舉矣一論語鄉黨也斯
舉矣翔而後集朱註言鳥見
人之顏色不喜則飛去回翔
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
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
先哲言學道一未考

倒置非性失性於俗者
謂之倒置豈註倒置者豈
知本末也

明環其貝古
人誠未也
阿師

恐之才具耳荆公聞之曰色斯舉矣翔
而後集在元公得之矣 贅疣集
靈源曰先哲言學道悟之為難既悟守
之為難既守行之為難今當行時其難
又過於悟守蓋悟守者精進堅卓勉在
已躬而已惟行者必等心死誓以損己
益他為任若心不等誓不堅則損益倒
置便墮為流俗阿師是也 祇畏
靈源曰東中師兄天資特異語默中度
惟清禪師 天性生有 行住座卧

明誠輕浮
之士

言性高而心下則卑為也
謙光易謙卦象曰謙尊而光
卑不可踰君子終也
法寧續傳第二十五五祖演
法嗣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歛
漢江氏子云云
罪人孟子告子下五霸者三
王之罪人也

尋常出示語句其理自勝諸方欲效之
不詭俗則淫陋終莫能及求於古人中
亦不可得然猶謙光導物不啻飢渴嘗
曰我無法寧克勤諸子真法門中罪人
矣 五祖法門注 修持子下

靈源道學行義純誠厚德有古人之風
安重寡言尤為士大夫尊敬嘗曰衆人
之所忽聖人之所謹况為叢林主助宣
佛化非行解相應詎可為之要在時時

四十五

明得道之後
重年可奈

明誠實義
林大綱

△身正語子路帶子曰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

觀德人之容一莊子甲子左
子布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
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
無道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
也消口去去人有非道亦
嘗責之以言但動容
而便彼自悟自然消疑
莫不肖之心云

信之道之本功從母也
初一念有大宜一也
仁義禮智信一也

古人云衣一論語顏淵子貢
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
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
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
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

惟天下中庸曰惟天下至
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
能盡物之性

檢責勿使聲名利養有萌於心儻法令
有所未孚衲子有所未服當退思修德
以待方來未見有身正而最株不治者
所謂觀德人之容使入之意消誠實在
茲 記聞

靈源謂圍悟曰衲子雖有見道之資若
不深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教
門將恐有招禍福耻辰子

存誠於中然後俾眾無惑存信於已可
以教人無欺惟信與誠有失無補是知
誠不一則心莫能保信不一則言莫能
行古人云衣食可去誠信不可失惟善
知識當教人以誠信且心既不誠事既
不信稱善知識可乎易曰惟天下至誠
遂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而自既不能盡於已欲望盡於人眾必
給而不從自既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

常住不變之信云

明賢知士改過遷善

割髮一文選卷九應休璉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肌平不可斯一禮記祭義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從鏡

虞察院宋史列傳卷百十四虞策字經臣杭州錢塘人元祐五年召為監察御史進右正言數上書論事○事文類聚新集十八唐制設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諫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諫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諫焉

人誰無過一在傳軍二年晉書云云李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督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上智下愚論語陽貨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飾非非于盜匪強足以距敵辨足以飾非

聞義能徙論語述而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聞主簿未詳增續韻府兵與官音聞見昌古筠人宋咸平中登進士第此人欽○主簿事文外集歷代法華宋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已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置簿尉云云群書要語主簿謂主簿務通典佐理縣務

隆藏生續傳竹芒山悟勤法

衆必疑而不信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至則益不臻蓋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也明矣與虞察院書

圍悟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從上皆稱改過為賢不以無過為美故人之行已多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唯智者能改過遷善而愚者多蔽過飾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稱君子飾過

則其惡彌著斯謂小人是所以聞義能徙常情所難見善樂從賢德所尚望公相忘於言外可也與聞主簿

圍悟曰先師言做長老有道德感人者有勢力服人者猶如鸞鳳之飛百禽愛之虎狼之行百獸畏之其感服則一其品類固霄壤矣贅疣集圍悟謂隆藏生曰欲理叢林而不務得人之情則叢林不可理務得人之情而

明感服素不其有別

明主者利物之要

嗣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也云云

明謹細行成
大德

我書奉書兩其夜以奉
禮記表記悅焉日有學
註學之勤勉之貌

不務細行者書言呼風夜雨或不勤不務細行終累大德為心九何巧虧其言一戰止息非勤能也檢者持也細行者一算也

不勤於接下則人情不可得務勤接下而不辨賢不肖則下不可接務辨賢不肖而惡言其過悅順其已則賢不肖不可辨惟賢達之士不惡言過不悅順已為道是從所以得人情而叢林理矣
圓悟曰住持以眾智為智眾心為心恒恐一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當問理之是非誰論事之大小若理之是雖靡費大而作之何

奉要句云云說云汎謀之請徐云云汎謀謂廣問於人也

消々一 家語觀淵沸々不滅火亡若何消口不壅終為江河不韜守士消々不寒將為江河災々不救災々奈何。神仙傳卷七麻姑自說云接待已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尚書盤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禦遏。古云不矜尚書旅葵嗚呼風夜雨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註輕忽小物積害致大故君子慎其微。

佛智純傳卷元七圓悟勤法嗣明州育玉佛智端裕禪師紹興府人姓錢氏云云

元布袋 純傳卷二十七圓悟勤法嗣白州護國此菴景元禪師姓張氏溫州樂清人始出家遍遊叢林至蔣山謁圓悟禪師久在會中一日因二僧閱死心錄有云既迷時須待箇悟既悟了須識悟中迷迷悟雙忘却從迷悟處建性切法師心非之拂袖而歎步忽

傷若事之非雖用度小而除之何害蓋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賢者慎初聖人存戒消亡不遏終變桑田矣々靡除卒燎原野流煽既盛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古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 与佛智書

圓悟謂元布袋曰凡稱長老之職助宣佛化常思以利濟為心行之而勿矜則所及者廣所濟者眾然一有矜已逞能

嘆初子不能
終把茅蓋
頭作其本心

明宗師不
踐前言
則少陷單
俗

明高士為
名不務志

然真契走豈圓悟圓悟即可
後辭圓悟圓悟問向去有人
問你作麼生師撫傍僧昔
和尚問你何不祇對圓悟大
笑堂語人云我有些子禪被
元兄一布袋盛將去也叢林
曰號元布袋云云

古云惜乎一楊子法言卷三
修身篇或問人有倚孔子之
牆絃鄭衛之聲誦韓非之書
則引諸門乎韓非非周門曰在
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廢之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聖人耳不順乎非言不錄乎不善云云

黃履勝理列董原惟勝得師清以羅氏子嗣晉亮南祥師南岳十二世也

之心則僥倖之念起而不肖之心生矣
雙林石刻
圓悟謂妙喜曰大凡舉措當謹始終故
善作者必善成善始者必善終謹始如
始則無敗事古云惜乎衣未成而轉為
裳行百里之半於九十里皆嘆有始而
無終也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昔晦
堂老叔曰黃蘗勝和尚亦奇衲子但晚
年謬耳觀其始得不謂之賢

圓悟謂佛鑑曰白雲師翁動用舉措必
誓往古當曰事不誓古謂之不法予多
識前言往行遂成其志然非特好古蓋
今人不足法先師每言師翁執古不知
時變師翁曰變故易常乃今人之大患
子終不為也 蟾和尚錄

前言往行三 乾上 爻又云象曰天在山下火毒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觀其言察其行以成能乃大畜之象也畜積成也

曾本无禮未考
上界日造作苛政變否易常
變故易常黃布本耳略卷上
作意而好否竊比於我老彭
好古論語述而子曰述而不
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

佛鑑歎和尚自太平遷智海郡守曾公
元禮問孰可繼住持佛鑑舉馬首座公
欲得一見佛鑑曰馬為人剛正於世
獨部列南華知馬禪師蜀之

五祖法門注 楊岐注

身後狂狂持也
長老 香作之
稱也了運法性
內有香作便字
者每從故曰長
老也

明夏不月
田共

永康人也云云

皇身唐書列傳第九十四第
貫之傳附子澳字子裝第進
士復擢宏辭方靜寡欲年
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祐與
其兄溫善益薦用之諷澳請
乞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无
祐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
無皇身御史

司空山 大明一統志卷十四

安慶府 初仍為舒州云云

司空山 在安慶縣西北一百里

山極高峻山半有洗馬池即司空

空原唐李由軍避地于此有詩云

知子莫若父 韓非子三管仲曰巨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如父又見于在氏昭十一年

詢佛燈 續傳九十九太平勲法嗣安吉列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云云

中人以下論語公冶長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明可地諸錄

明古人不辭
物凡彩

培刻 摩要聚欲侵害曰培刻
心若不生 王祖信心銘曰
一心不生萬法無處
南華 雲用純談下蘇翰林子
瞻以紹聖元年秋經由南華
云為 蘇程庵銘其引曰程
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為余表
弟程德孺作也

鉢囊 祖庭事苑八佛在於鹿
林中有一苾芻手擎鉢去在
路脚踏鉢墮遂破自斯缺事

然無所嗜好請之猶恐弗從詎肯自來

耶公固邀之禺曰此所謂皇身長老也

竟逃于司空山公顧謂佛鑑曰知子莫

若父即命諸山堅請抑不得已而應命

瞻侍者日錄

佛鑑謂詢佛燈曰高上之士不以名位

為榮達理之人不為抑挫所困其有美

恩而効力見利而輸誠皆中人以下之

所為 日錄

佛鑑謂禺首座曰凡稱長老要須一物

無所好一有所好則被外物賊矣好者

欲則貪愛之心生好利養則奪競之念

起好順從則阿諛小人合好勝負則人

我之山高好培刻則嗟怨之聲作總而

窮之不離一心心若不生萬法自泯平

生所得莫越於斯汝宜勉旃規止來學

南華石刻

佛鑑曰先師節儉一鉢囊鞋袋百綴千

五種演 物于大初三

補

補

補

補

補

補

明悲人情
實十七

以錫白佛佛言甚為不應手
擊其鉢使以衣角裹鉢而去
廢亦同前佛言應作鉢盛
去云云

東南悟上座 高庵善悟狀
禪布綴東方朔神異經不盡
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
尺餘細如絲但居火中洞赤
時時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
沃之即死取其毛續綴織以
為布用之若有垢疵以火燒
之則淨又曰北方層冰萬
里厚百丈有鼠鼠在冰下按
御覽引土中焉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熟其毛八尺可以為褥卧之翹
其皮可以蒙鼓聞千里其毛可以來鼠此毛所在鼠輒聚焉

補猶不忍棄置嘗曰此二物相從出關
僅五十年矣詎肯中道棄之有泉南悟
上座送褐布檢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
溫夏服則涼先師曰老僧寒有柴炭紙
衾熱有松風水石蓄此奚為終去之錄
佛鑑曰先師聞真淨遷化設位辨供哀
哭過禮嘆曰斯人難得見道根抵不蕪
枝葉惜其早亡殊未聞有繼其道者江
西最林自此寂寥耳 日錄 五和未肯人年
疏通禮記經緯疏通知遠書教也史記五帝本紀靜淵以有訖疏通而知事

踴躍見義

合理踴躍而
前進也

附離苟合

祥林室訓勝
則依附會則

離去苟且取衣
衣食四合三

者皆不常故
不喜也

明智者亦
愚者節外

誤失所守

未可語道也 非予秋水曲士
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歷艱難嘗險阻九傳傳二十

無城府 文選于令狎晉紀總論性深阻有知城府 註 狎言直帝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阻也
附離 文選揚子雲解嘲序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十石 註 善曰漢書音義非子曰附離不以膠
漆良曰人有附著其執者起家故為二十石之位

儵然 莊子唐桑楚能儵然乎
能 儵然乎 註 儵然無所累之
貌 明高師與家一志

末惠武庫保寧勇禪師 二上
足與清虛疑向參白雲端禪
師 疑 在 侍 者 察 最 久 端 有 腦
氣 疾 疑 常 煖 蘆 服 以 備 無 時
之 需 云 云

佛鑑曰先師言白雲師翁平生疏通無
城府顧義有可為者踴躍以身先之好
引技賢能不喜附離苟合一榻儵然
坐終曰嘗謂凝侍者曰守道安貧衲子
素分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
道也 日錄

佛鑑曰為道不憂則操心不遠度身常
逸則用志不大古人歷艱難嘗險阻然
後享終身之安蓋事難則志銳刻若則

學古人之跡
為後昆規

逕挺不近人情兼子道遠遊
大有廷庭不近人情焉註連
音得庭音趨廷庭只言疆界
遙遠也未有甚有也其言不
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

明夏不決問
百士之意

私昵尚書說命申官不及私
施為列子穆王七日從之莫
知其所施為

私昵寄列子門也眼清遠禪師時
李氏子也嗣五祖演禪師南岳下
四世也
禮授上希聖也伴也下引後也
莊周上臨也謂三身之道可引外
柔滋養之容上秉下順不和則
不可接物不嚴則不可下也

明學者勉
可修道德

真狀純傳燈卷二十九歸佛
眼遠南康軍飯宗真牧正賢
禪師潼川陳氏子云云
應真名義集卷一阿羅漢法
華疏曰阿羅漢音云應真云
教化堤防前漢董仲舒列傳
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正
日就月將請敬之日就月將
箴曰日就月將言當習之以
積浸也

德如古人則學者疑而不信矣 出董小參
佛鑑曰佛眼弟子唯高菴逕挺不近人
情為人無嗜好作事無黨援清嚴恭謹
始終以名節自立有古人之風近世衲
子罕有倫比 與歌龍學書

佛眼速和尚曰菴衆之容必肅於閑暇
之日對賓之語當嚴於私昵之時林下
人發言用事舉措施為先須籌慮然後
行之勿倉卒暴用或自不能予決應須

諮詢耆舊博問先賢以廣見聞補其未
能燭其未曉豈可虛作氣勢專逞高
自彰其醜若一行失之于前雖百善不
可得而掩於後矣 與真牧書

佛眼曰人生天地間稟陰陽之氣而成
形自非應真兼悲願力出現世間其利
欲之心似不可卒去惟聖人知不可去
人之利欲故先以道德正其心然後以
仁義禮智教化堤防之日就月將使其

誠先文字
後見性

言象未選手仲室褚淵碑文
曰言象未形述詠所不盡
註謝慶緒答都敬書曰至理
深文非言象所喻也南曰公
之義德言而狀之者非所能
見也述以詠之者非所能盡
達觀頴僧傳卷二十七石
明聰法嗣禪師名曇穎生錢
塘丘氏云云

師子吼哮一相庭華苑七宗炳師子擊象圖序曰梁伯玉說沙門釋僧吉曰嘗從天竺沙門大
秦其間忽聞數千里外吼哮上驚天怖地云云

利欲不勝其仁義禮智而全其道德矣
與歌龍學書

佛眼曰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不
字語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

象之表昔建觀頴初見石門聰和尚室
中馳騁口舌之辯聰曰子之所說乃紙

上語若其心之精微則未覩其奧當求
妙悟悟則超卓傑立不衆言不滯句如

師子主吼哮百獸震駭廻觀文字之學

上件尚休三五二一

言語不究妙悟之言其不及也

何嘗以什較百以千較萬也
龍門記開

佛眼謂高菴曰百丈清規大槩標正檢
邪軌物齊衆乃因時以制後人之情夫

人之情猶水也規矩禮法為堤防堤防
不固必致奔突人之情不制則肆亂故

去情息妄禁惡止邪不可一時亡規矩
然則規矩禮法豈能盡防人之情茲亦

助入道之階墀也規矩一立昭然如日
月望之者不迷墀如大道行之者不

見性

明學者
規矩須要
見性

明說其金也禮天子赤墀
徐曰階上也也

則而

則而

則而

則而

則而

則而

則而

則而

則而

則而

則而

則而

則而

力役孟子盡心下有希縷之
征粟未之徂亦代之鉅
死守論語恭信子曰篤信好
學守死善道

毛至秋而
未銳也而
難見者

此章如
責二字大
有泰不口

見秋毫之末孟子深惠其上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
輿薪則主許之平
責人恕已言行錄范純仁戒
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
雖至聰明恕已則昏愚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以恕已之心恕人不至聖賢地位

惑先聖建立雖歸源無異近代最林

有方役規矩者有死守規矩者有蔑視
規矩者斯皆背道失理縱情逐惡而致
然曾不念先聖救末法之蔽禁放逸之
情塞嗜欲之端絕邪僻之路故所以建
立也 東湖集

佛眼謂高庵曰見秋毫之末者不自見

其曉舉千鈞之重者不自舉其身猶學
者明於責人昧於恕已者不少異也

唐
十又八ト訓

明見性分
明而可歎
曰習

空望空
法比無不
修比法
之法大
十無二
唯也

此章明袖子先理須見
理分明而以可歎曰習

道骨以剛則謙恭
二鳥不相預
浩然孟子不孫在上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浩秋盛大派
行之貌

區七前獲揚主孫傳何必區
區七獨守所聞師曰區七小
意也
堂七論語子張曾子曰堂堂
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朱注

高庵悟和尚曰予初游祖山見佛鑑小

參謂貪欲瞋恚過如冤賊當以智敵之
智猶水也不用則滯滯則不流不流則
智不行矣其如貪欲瞋恚何予是時雖
年少心知其為善知識也遂求掛搭
雲居實錄

高庵曰學者所存中正雖百折挫而浩
然無憂其或所向偏邪朝夕區區為利
是計予恐堂上之軀將無措於天地之

堂曰容顏之盛

明古又在勉強之意

此章明學學者各有

宿因宿因而家力德平故

量不寬大故不逐本

志

南枯木續傳州卷十二天寧

橋法嗣會元卷十四東京淨

人云云

問矣 真收集

高菴曰道德仁義不獨古人有之今人

亦有之以其智識不明學問不廣根器

不淨志氣狹劣行之不力遂被聲色所

移使不自覺蓋因妄想情念積習濃厚

不能頓除所以不到古人地位耳

與歌龍學書

高菴聞成枯木住金山受用後靡靡息

久之曰比丘之法所貴清儉豈宜如此

法情無欲

明約身而不可求

醒肥論諸雍也子曰赤之也

區別論諸子張暨諸草木區以別

家諸始誅百及之山重載陟何

統傳州卷三十天寧律法嗣慶元府

統傳州卷三十天寧律法嗣慶元府

四黃龍南法嗣禪師名行偉

生于氏大名人也云性剛在

事有法度俾其人職其事莫

敢違者當遣化十二輩俾

其名付維那使明日俱來受

曲折及會茶輒失一人俾問

為誰曰隨州永泰僧於經營

中首座曰泰遊山去請以他

備備真偉然之俄有者曰

泰寔在首座匿之以欺眾耳

徒與後生輩習輕肥者增無厭之求得

不愧古人乎 真收集

高菴曰住持大體以叢林為家區別得

宜付授當器舉措係安危之理得失關

教化之源為人範模安可容易未見住

持弛縱而能使衲子服從法度凌遲而

欲禁叢林暴慢昔育王謔遣首座仰山

俾賤待僧載於典文足為令範今則各

徇私欲大隳百丈規繩懈於夙興多缺

明為主者之不容易

之不容易

之不容易

之不容易

所食米
不足曰會
之宜曰囊

明古人教
親巧着
明古

儻色莊使搜得之泰自陳快
弱懼失所受事首座寔不知
也律令擊鐘集眾自曰首座
已分座授道九老師所賞識
味心阻眾他人猶不可為
其自破壞乎首座屏息受罰
俱永泰者出院諸方伏其公
泰後嗣其法住黃蘗此首座
住鴻山嗣黃龍云云
夙興詩小苑夙興夜寢無寐
兩所生

參會禮法或縱貪食饜而無忌憚或緣利
養而致喧爭至於便僻醜惡靡所不有
烏呼望法門之興宗教之盛詎可得耶
龍冒集 能通為
高菴住雲居每見衲子室中不契其機
者即把其袂正色責之曰父母養汝身
師友成汝志無飢寒之迫無征役之勞
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辨道業他日何面
目見父母師友乎衲子聞其語有泣涕
者

貪財為饜貪食為饜

目連繞佛卅卷三十三鳥直行法嗣真列長蘆具庵守任禪師越之上虞人

漢詩話曰唐末一寺有僧
臥病自題其戶曰枕有思
卿淚門無問病人塵埋床下
履風動架頭巾適有部使者
經從適寺中惻然憐之歎曰
墳庵療治後部使者貴顯自
言於朝遂令天下寺置延壽
寮專養病僧
他辭重方章下以他辭無
受不可持

而不已者其號令整嚴如此 且庵遊
高菴住雲居聞衲子病移延壽堂嗟
嘆息如出諸已朝夕問候以至躬自煎
煮不嘗不與食或遇天氣稍寒拊其背
曰衣不單乎或值時暑察其色曰莫太
熱乎不幸不救不問彼之有無常住盡
禮津送知事或他辭高菴叱之曰昔甫
丈為老病者立常住尔不病不死也四
方識者高其為人及退雲居適天台衲

演古人愛
首衲子高
蹤

此章明去住自在

長庚晚月
言于七日之
終少暇天曉
所謂光景不
長如以矣
從心 七十年
向長庚晚月
夜長曉間不
長之隱如前

佛印結傳燈卷五開善運法
嗣南康可雲居山了元佛印
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云
形骸可外非子大宗師脩行
無有而外其形骸
綱心論語為政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
長庚詩木東東有啓明西有
張庚朱註啓明長庚皆金星
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
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
華頂峯佛在統紀卷六天台智者章寺北別峯名華頂

子相從者僅五七輩間有不能往者泣
涕而別盡其德感人如此 山堂小參
高菴退雲居圓悟欲治佛印問龍菴為
燕休之所高菴曰林下人苟有道義之
樂形骸可外予以縱心之年正如長庚
曉月光影能幾時且西山廬阜林泉相
矚皆予逸老之地何必有諸已然後可
樂耶未幾即曳杖適天台後終于華頂
峰 真牧集

治玉名者既
徑而後磨之
言其已稍而
益米其精也
圭璋珞玉也
上圖下及公執
相圭九亦候執
信圭伯執躬
圭也七寸也
明美林如
田賦可學者
如柏河不宗
師如農夫

人皆含靈南書秦晉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玉璞璞廣讓玉未琢也韓非子卷四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云云
琢磨毛詩淇澳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註治骨曰切象曰磋
玉曰琢石曰磨
圭璋說文璋列上為圭半圭
為璋毛詩卷阿如圭如璋
壅闕前漢書景十三王列傳
雍闕不信聞師古曰雍讀曰
壅心塞也闕猶止也
壅闕會說文深通川也爾雅
壅闕深也通作浚
遺賢尚書大禹謨野無遺賢

高菴曰衲子無賢愚惟在善知識委曲
以崇其德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獎以
重其言優愛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
並豐蓋人皆含靈惟勤誘致如玉在璞
抵擲則瓦石琢磨則圭璋如水之發源
壅闕則淤泥疏濬則川澤乃知像李非
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勸獎之道亦
有所未至矣當叢林殷盛之時皆是李
代棄材在李則愚當興則智故曰人皆

華頂峯
智者章寺北別峯名華頂

升階書康王之誥道有升格
政由俗革

消長易泰卦象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也

李都運宋史列傳卷五十八
李士衡字天均秦州成紀人

後京兆府進士及第云云為
河北都轉運使○事文類聚

外集八宋朝轉運之名國初
但曰勾當某路本陸討度轉

運事官高者則曰某路討度
轉運使大平兵國初皆曰使

兩省以上則為都轉運使
先帝魚不敬之空頭慢之相也

貝瞻詩節南山赫師尹民具爾瞻
在頤傳卅十四吉列青原山行忠法嗣石頭希遷大師瑞州高要人也姓陳氏

含靈惟勤誘致是知學者才能與時升
除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

則絕此學者道德才能消長之所由也
與李都運書

高菴曰教化之大莫先道德禮義住持
人尊道德則學者尚恭敬行禮義則學

者耻貪競住持有失容之慢則學者有
凌暴之蔽住持有動色之諍則學者有

攻闢之禍先聖知於未然遂選明哲之
人

攻闢之禍先聖知於未然遂選明哲之
人

攻闢之禍先聖知於未然遂選明哲之
人

攻闢之禍先聖知於未然遂選明哲之
人

法眼參地藏僧室傳卷四法眼章禪師諱文益餘杭會稽子云云與善修洪進自漳州遊湖外
將發而雨豁壯不可濟顧城隅有古寺解包休于門下雨不止入堂有老僧坐地躡履見益而曰

此行何之曰行脚去又問如何是行脚事對曰不知曰不知最親益疑之三人者附之舉掌去
語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老僧又曰中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益曰同琛堅兩指熟視曰西歸

即起去益大驚周行扁廡語
帝額曰石山地藏顧語脩輩

曰此老琛禪師也意欲留止
語未卒琛又至雨已止業已

成行琛送之問曰上座尋常
說三界唯心乃指庭下石曰

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益曰在
心內琛笑曰行脚人看其來

與安塊石在心頭耶益無以對
兩教見行脚僧室傳卷十四

禪師法諱者襄水人也云僧
契嵩少時游學諱坐堂上受

其展指庭下兩小窠院曰汝
高菴表裏端勁風格凜然動靜不忘禮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學考之
善智識指佛之極

明有仁恕
皇能教訓
後生

來乃其時寺今年始有僧食
矣明日將歸丁力披管取物
投僧鉢中嵩觀上下有即卑
嚮者不置之自若者嵩神之
下里出以觀皆碎餅銀問諸
耆老曰此寺自來不養粥晚
有檀越請應供謹次策撥僧
赴之視念勞乾我者飯納庫
下碎煨之均而分俵以當麩
也堂頭言汝來適丁其時良
然嵩大驚有木林一夜則謹
坐其上三十輩者環之聽其
誨語云云

攻人隱惡論語陽貨其惡訐以為直者註包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壞人行止小人立
急務孟子盡心上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
甲前漢書竇嬰列傳治宅甲諸第師曰言為諸第之最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

法在眾日屢見侵奪殊不介意終身以
簡約自奉室中不妄許可稍不相契必
正色直辭裁之衲子皆信服嘗曰我道
學無過人者但平生為事無愧於心耳
高菴住雲居見衲子有攻人隱惡者即
從容諭之曰事不如此林下人道惟急
務和修身豈可苟縱愛憎壞人行止其
委曲如此師初不赴雲居之命佛眼遣
書勉之云雲居甲於江尤可以安眾行

去就莊子庚桑楚去就取與
知能六者塞道也

道似不須固讓師曰自有叢林已來學
者被這般名目壞了節義者不為不少
佛鑑聞之曰高菴去就衲子所不及聞
禪門寶訓上終

藏本自此以下有六段之文音義上二廿六非今本之所用也

進退
高庵八彩三

其ノ外ノ可カ

其ノ佛ヤ

カ

ト

ト

ト

ト

春筆取

揚山



陽明ニモ

